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通 谕

《信仰与理性》

向可敬的各位主教弟兄

致候与宗座祝福

信仰与理性像两只翅膀，使人精神飞扬，瞻仰真理。是天主把这认识真理的渴望安置在人心中，使人终能认识祂，因认识而爱慕祂，并达到对人自己的圆满真理。（参阅：出三十三 18；咏廿七 8~9；六三 2~3；若十四 8；若壹三 2）

导论

「认识你自己」

1.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可以看出一个历程，人类经过漫长的世纪逐渐走向真理，与真理交往。这是一条在自我意识前——必然如此——展开的道路：人越认识现实及世界、也越认识自己的独特性，而对现实的意义，及对自己存在的意义，也越成为迫切的问题。这就是凡成为我们认识的事物，自然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原因。刻在特耳菲（Delphi）阿波罗神殿的门楣上的这句劝言「认识你自己」，是为证明一项基本真理——即每一个寻求辨识「人」之异于万物者的最低标准，就因为他是一个「认识自己者」。

此外，略一回顾古代历史，足可证明，在世界各地、文化尽管不同，但同时都发出一个基本问题，表达出人类存在过程的特征：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又将何往？为何有恶？人死之后还有什么？这些问题存在于以色列的圣书中，也出现在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及祆的火经中；我们在孔子、老子的著作中也有所发现，而在蒂尔丹嘉拉（Tirthankara）及佛陀的讲道中也同样存在；在荷马的诗歌，及希腊尤里披蒂（Euripides）和沙孚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剧中还是会碰到它们，而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中也是一样。同样的问题来自同一根源，即永远存在人心中的，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将决定你生活的方针。

2. 教会并不自外于这条寻找的路，她也不可能这样。从教会自逾越奥迹中领受了有关人生命最后真理的恩赐，她就走上世界的朝圣之旅，到处宣扬

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及生命」（若十四 6）。她应以多种方式服务人类，其中有一项她应格外负责的：就是为真理服务。¹ 一方面，这个使命使信者的团体参与人类共同的努力，为达到真理；² 另一方面，她有义务对已获得的真理，负起宣扬的责任，虽然明知，任何已获得的真理只不过是朝向最后天主启示的圆满真理的一小步：「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局部的，那时我就要全认清了。」（格前十三 12）

3. 人们保有许多资源，以促进认识真理，并使自己的生活更合乎人性。这些资源中最显著的就是哲学，它的直接作用就是对生命的意义发出问题，并给予初步的答复；哲学因此显出是人类最尊高的任务之一。哲学一词，按希腊文的字根就是「爱慕智慧」。事实上，哲学的诞生与发展，就从发问开始，寻求事物的原因及其目的，哲学以不同的形态与样式显示出，对真理的渴求是人类的本性。询问事物的缘由是人类理性天生的特点，即便渐渐累积起来的答案，显示出人类的不同文化原来是彼此互补的。

哲学在西方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巨大影响，不应使我们忘记它在东方对存在的想法所有的影响。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其本土和原生的智慧，这是文化的真正财富，趋向于用纯哲学的方式表述及发展。有一例子可资证明，即有些哲学的基本知识在今天已成为公理，各国及国际的立法，都从其中汲取灵感以建立社会生活的规范。

4. 不论如何，同一名词后面却隐藏着不同的意义。因此，一个事先的解释是必要的。人急于发揭存在的终极真理，设法追求普遍的认知，为能更了解自己，并日进于自我的实现。基本的认识是从观察自然界所得的「赞叹」而来：人类惊讶地发现自己置身世界之中，与自己相类似的存在息息相关，分享着共同的命运。从此开始，人启程发现知识的新领域。缺少这份惊奇，人类会沉沦于因循不变之中，逐渐失去人之为人的生活本质。

人类理智本有的思考能力，借着哲学活动，可以达成严格的思想方式，用逻辑的连贯性及内容结构的一致性，建立起一种系统化知识。凭着这种过程，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不同的时代，发展出真正的思想体系。然而，

¹ 我已在我第一份《人类救主》通谕(19)中写道：「我们分担基督先知的使命，而因此使命，我们和祂一起在教会内为天主的真理服务。对此真理负责，也就是爱真理且设法正确地理解真理，使它更能以救恩的力量、光彩、深度和朴实为我们和他人所接受。」：《宗座公报》71（1979），306。

² 参阅：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6。

历史上曾有过不少次，企图以一个单一流派来概括全部哲学思想。这种情形显然混进了一种「哲学的骄傲」，企图将自己不完整的看法，当作普遍的解释。实际上，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哲学系统的整体性，不应将之工具化，但每一个哲学系统仍应该承认哲学思想本身的优先性，因为哲学体系由此而来，也应该以适宜的方式为之服务。

在这种意义下，不管时代怎么改变，知识怎么进步，总可以辨认出哲学知识的核心，这在思想史上是不会改变的。譬如不矛盾原理、目的及因果原理，又如肯定人是自由的、理智的主体，有能力认识天主、真理和美善；再就是众所公认的某些基本伦理原则。这说明在各种思潮之外，可以肯定有一些知识是人类的精神祖产。这好像我们面临一种隐含的哲学，使我们每人都觉得自己握有这些原理，即使是以一种概括的和不经思考的方式。正因为这些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为大家所公认，应该成为衡量各学派的标准。如果理性对之有所认识，并将之形成存有之基本的、普遍的原理，由之正确地引发出逻辑及伦理的适当结论，就可以说有了正理，此即古人所说的「论正理直」(orthos logos, recta ratio)。

5. 教会始终欣赏理性为达成其使人之存在更有尊严的目的而作的努力。事实上，教会认为哲学是认识人类生命基本真理的路径。同时教会也认为为加深明了信仰，为向不认识信仰的人通传福音真理，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助手。

跟随着前任教宗们的足迹，我也切望关注理性此一特殊的活动。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尤其在今日，似乎经常忽略了对最后真理的追求。无疑的，现代哲学很大的贡献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由此起步，理性博思审问，渴望知道得更多、更深；如此建立了复杂的思想体系，在不同的知识场合提出了贡献，助长了文化与历史的发展。人类学、理则学、自然科学、历史和语言等……，差不多包括了全部知识领域。但所得的成果不应该让人忽略一件事，就是那同一理性在片面追究人的主体性时，似乎忘记了人常被召走向超越他的真理。偏离了这真理，每个人会任性而为，而人与周遭的关系只得建立在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实用利益上，因而误以为一切都应以技术为主导。如此一来，理性不惟无法使人更趋向真理，反而在庞杂知识的重压下垂头丧气；日复一日地变得无法举目向上，以期达到存有的真理。现代哲学忘却了对存有的研究，集中精力于追寻人的认知；不善用人认识真理的能力，反而画地自限，作茧自缚。

由此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可知论及相对主义，使哲学研究迷失在怀疑论的流沙里。近来又有些理论企图把已经达到的确定真理贬值。合法的多元性，让位于不加区分的多元主义，认为任何立场都一样：这是在当代社会中可观察到的各种对真理缺乏信心的流行症状之一。还有东方的一些有关生命的观念，也不脱这一窠臼；事实上，这些观念否认真理有专一性，首先假设在不同的道理中，甚至彼此矛盾的道理中，真理都同样地显示。这样一来，一切都仅是意见而已，令人有茫然若失的感觉：而事实上，哲学的反省，一方面，已经成功地走近人类生命的真相及其各种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它却倾向于追寻有关存在的、诠释学的以及语言学的问题，而对有关人的个人生活、存有和天主等基本真理，则略而不提。结果是不仅一些哲学家，而是现代人，对人类伟大的认识能力，抱着普遍不信任的态度。还假谦虚地说，人已满足于部分及短暂的真理，不再追寻人类生命、个人及社会的意义和最后基本原理等的根本问题。总之，人们已不再期望能从哲学得到这些问题的最后答案。

6. 作为耶稣基督启示的保管者，教会重申反省真理的重要性。因此，我决定向您们各位主教弟兄致意，我们共同负有宣扬「真理」的使命（格后四2），我也问候有责任自各不同角度研究真理的各位神学家、哲学家，和其它研究人员，为与他们分享走向真正智慧之路的一些反省，以便所有爱慕真理的人，能稳走于真理正道，在真理中得到他们辛劳的报酬与精神的愉悦。

我之所以如此做，首先是因为梵二明言主教们是「天主的及公教真理的证人」。³ 因此为真理作证乃是托付给主教们的一个使命；如果我们放弃这使命，就不能不说我们有亏职守。我们重申信仰的真理，可以重振我们同时代的人纯正的信心，相信他们的认识能力，也可以对哲学提出挑战，使它恢复并发挥自己的尊严。

还有另一个理由促使我写出这些反省。在《真理的光辉》通谕中，我曾经呼吁大家注意「某些天主教道理，在今日环境中，濒临于被歪曲或被否认的危机。」⁴ 我希望藉此新通谕，继续这个省思，并集中注意力于「真理」的主题，及其与「信仰」有关的基本原理。事实上，不可否认的，在这变化迅速而复杂的时代，首当其冲的是年轻的一代，而将来是属于青年，

³ 梵二文献《教会宪章》，25。

⁴ 《真理的光辉》通谕，4。《宗座公报》85（1993），1136。

也取决于青年，但他们似乎感觉到失去了真正的判断标准。个人与社会生活需要有一个基本原理的感觉日益迫切，尤其当人们被迫面对一些支离破碎的主张，把短暂的事物当作真价值，妄想用以达到存在的真正意义。许多人就这样一生踉踉跄跄，直至悬崖，懵然不知将何所之。这也要归咎于那些有使命把他们思维的成果以文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人，一时不顾真理，本来该辛苦钻研生活的真价值，却偏爱立竿见影的成就。哲学既负有培养思维，及钻探真理的永恒号召，就有责任勇敢地找回自己原有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不仅有需要，而且有责任介入这个问题，为使人类在进入公元第三个千年时，真正理解上主赐给我们的伟大资源，以重新振作的勇气去实行正在写成历史的救恩计划。

第一章

天主智慧的启示

耶稣启示天父

7. 教会所作的任何反省都以这个意识为基础：教会是以天主为来源的信息的保存者（参阅：格后四 1~2）。它提供给人的知识，并不来自她自己的思维，即连最高深的思维亦然，而是来自她在信德中所接受的天主的话（参阅：得前二 13）。在我们信仰生活的开端，曾有一次相遇，独特的一次，开启了世代隐藏的奥迹（参阅：格前二 7；罗十六 25~26），现在启示出来了：「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慧，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并使人认识祂旨意的奥秘（参阅：弗一 9），因此人类借着成为血肉的圣言基督，在圣神内接近天父，并成为参与天主性体的人」。⁵ 这是一种完全白白给予的创举，始自天父，达于人类，施以救恩。天主是爱情的根源，希望人认识祂，这项对天主的认识成全其它一切人类心灵对生命意义所有的认识。

8. 梵二《启示宪章》沿着特伦多大公会议的原则，重新拾取梵一大公会议《天主之子》教义宪章的教导，继续多世纪以来「理智（了解）信仰」的传统路程，在圣经的教导及全部教父传承的光照下，反省天主的启示。在梵一大公会议里，教长们曾强调天主启示的超性特质。唯理派根据当时广泛流传的错误论点，批判攻击信仰，否认超过理性自然能力的一切认识。这一事实迫使梵二强力重申，除了人类理性原有的认识，即其本性有能力及于造物主之外，还有另一种属于信仰的特殊认识。这个认识建立在天主启示自己的事实上，这一真理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天主不能欺骗，也无意欺骗。⁶

9. 梵一曾经教导，以哲学反省所得的真理，和启示的真理，不会相互混淆，也不会彼此排斥：「认识有两种，不只其来源有别，对象亦有不同：就来源说，一个是用本性的理智认识事物，一个是用从天主来的信德；按对象说，因为除了本性理智可以认识的真理以外，我们被邀去相信那隐藏在天主内的奥迹，这奥迹除非有来自高天的启示，是无法被认识的」。⁷ 信德

⁵ 梵二文献《启示宪章》，2。

⁶ 参阅：《天主之子》(Dei Filius)教义宪章，III：《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08。

⁷ 同上，IV：《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15；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9。

是以天主的作证为根据，并有圣宠的超性助佑，因此在层次上与哲学的认识有所不同；哲学的认识是依靠感官与经验的领悟，只靠理智之光来运作。哲学与科学是在本性理智的层面上运转，而信德却是在圣神的启迪与引领下，在救恩的讯息中承认「满溢的恩宠和真理」（参阅：若一 14），就是天主愿意在历史中，决定性地，藉祂的圣子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参阅：若壹五 9；若五 31~32）

10. 梵二的教长们注视着启示者耶稣，特别阐明天主在历史中启示的救赎特性，他们曾作以下的表述：「不可见的天主（参阅：哥一 15；弟前一 17）为了祂无穷的爱情，藉启示与人交谈，宛如朋友（参阅：出卅三 11；若十五 14~15）与他们共相往来（参阅：巴三 38），为邀请人，并接纳人与祂共融。这启示的计划借着内在彼此联系的行动和言语而实现；天主在救援史里所完成的行动，彰明并确认了用言语所表明的道理及事实；而言语则宣讲行动，并阐明其中含有的奥迹。藉此启示，有关天主以及人类得救的深奥真理，就在基督内清楚地显示给我们了，基督是全部启示的中介及满全。」⁸

11. 天主的启示遂渗入时间与历史中。而且，「时期一满」（迦四 4），耶稣基督就降生了。距此大事已两千年，我觉得有责任重新强调「在基督宗教中时间有基本的重要性」。⁹是在时间内，创造与救赎的整个工程显露出来，尤其突出一个事实，即借着天主子的降生，我们的生命从现在就已经预尝了在末世要完成的一切。（参阅：希一 2）

天主交付给人类的有关祂自己及自己生活的真理，已渗入时间及历史。这一真理确实已经藉纳匝肋的耶稣的奥迹，一次而永久地说了出来。梵二《启示宪章》意味深长地说：「天主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说过话以后，『在这末期借着圣子对我们说了话』（希一 1~2）。天主派遣自己的圣子，即光照所有人的永远圣言，居我人间，并给人讲述天主的奥秘（参阅：若一 1~18）。所以耶稣基督，成了血肉的圣言，被派遣为『人对人』，『讲论天主的话』（若三 34）；并完成了父托给祂当作的救援工作（参阅：若五 36；十七 4）。因此，谁看见了祂，就是看见了父（若十四 9）。祂

⁸ 梵二文献《启示宪章》，2。

⁹ 《第叁个千年将临之际》宗座牧函（1994年11月10日），10：《宗座公报》87（1995），11。

以自己整个的亲临及表现，以言以行，以标记和奇迹，特别以自己的死亡及光荣的复活，最后借着所派遣的真理之神，圆满地完成启示」。¹⁰

历史成为天主子民必须全程走过的一条道路，这样，启示真理的内容借着圣神不断的行动（参阅：若十六 13），得以完全表达出来。《启示宪章》又教导说：「教会随着时代的运转，不停地朝着天主圆满的真理挺进、直到天主的言语在教会内完成为止」。¹¹

12. 所以，历史就成了我们观察天主为人类所做事情的场所。天主在我们最家常、最容易查核的事上临于我们，因为这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情境，离此我们就无法自我了解。

在天主子降生成人这件事上，我们看见了最后永久综合的实现，这是单凭人的心灵是无法想象的：永恒进入时间里，完整藏在局部中，天主取了人的面貌。所以，基督启示所表达的真理，不再闭锁于窄小的地域或文化环境中，而是开放给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就是那些愿意接受它作为赋与人类生命终极价值之言的人。现在每个人都在基督内走向天父；因为基督借着祂的死亡和复活，将第一个亚当所拒绝的天主性生命赐给了人（参阅：罗五 12~15）。这个启示提供给人有关其生命与历史命运的终极真理，如同梵二《牧职宪章》所说：「诚然，除非在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内，人的奥迹是无从解释的」。¹² 在这个观点之外，个人存在的奥迹只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些悲惨问题的答案？为何有痛苦？为何有无辜者受罪？为何有死亡？只有在基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奥迹的光照下才会有答案。

面对奥迹的理性

13. 无论如何，不应忘记，启示仍旧是充满着奥迹。的确，耶稣以整个生命启示了天父的面貌，祂来是为让人认识天父的奥秘；¹³可是，我们对此面貌所有的认识常是残缺不全的，且又受限于人的理解力。只有信德才能让我们深入奥迹中，获得一致的认识。

¹⁰ 梵二文献《启示宪章》，4。

¹¹ 同上，8。

¹² 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22。

¹³ 参阅：梵二文献《启示宪章》，4。

梵二宣称：「对于启示的天主该尽信德的服从」。¹⁴ 这项简短而意义深长的声明，指出基督宗教一个基本的真理。信德首先就在于服从顺应天主。这暗含着承认祂的天主性、超越性及至高的自由。天主使人认识祂的绝对超越的权威，本身包括着祂的启示的可信性。藉信德，人对天主的证据表示同意。这是说他百分之百完全承认启示的真理，因为有天主自己的保证。这项真理白白赐给了人，人自己并不能奢求，此真理处于位际交往的脉络中，催迫理性向真理开放，并接受其深刻意义。因此人把自己交托给天主的行动，常被教会视作全人投入基本抉择的一刻。是理智与意志发挥其灵性的极致，使人得以完全实现其个人自由的行动。¹⁵ 所以，在信德中，不只有自由在：而且是非有自由在不可。甚至，是信德让每人更完善地表示他的自由。换句话说，若人的选择相反天主，真的自由并不实现。事实上，拒绝向那能使我们的自我实现者开放，怎能视为正确地使用自由呢？人一生能作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信；因为在此自由达到真理的确实性，并且决定在真理中生活。

在启示中有一些神迹，用以帮助理智了解奥迹。神迹的作用在使人能更深一层地寻求真理，让人的心灵能独立地从奥迹的内部去探索。总之，这些神迹，一方面给予理智更大的力量，用自己的方法，去研究奥迹的内涵，它有理由对此善加保护；另一方面，神迹也催促理性超越现实的外表，以把握神迹所蕴含的更深的意义。因此，在神迹中已经有隐藏着的真理，此真理牵引着心灵，心灵已不能舍弃真理，除非毁灭所提供的神迹。

在某种形势下，当我们回到启示的圣事观点上，特别回到圣体圣事的奥迹中，记号之现实与所指密不可分的一致性，让我们领悟到奥迹的深意。基督在圣体内真正的临在、活跃，藉圣神而工作，圣多玛斯曾说得好：「理智不能了解，肉眼不能觉察，这原是超越感觉的事迹，惟有活泼的信德，才能坚信不疑。饼形酒形只是标记，并非实体，饼酒形内，隐藏着伟大的奥迹」。¹⁶ 哲学家帕斯卡尔（Pascal）也曾同声说：「就像耶稣基督出现

¹⁴ 同上，5。

¹⁵ 信德的服从要求理性与意志的承诺，此种说法见梵一：「因为人整个地属于天主，他们的造物主上主，受造的理性完全属于非受造的『真理』，我们借着信德把我们的理性与意志完全屈服于启示的天主。」（《天主之子》(Dei Filius)教义宪章，III：《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08)。

¹⁶ 基督圣体圣血节弥撒继抒咏。

人间无异芸芸众生，祂的真理也存在一般意见中，没有什么外表的分别。同样，圣体和普通的饼也是一样」。¹⁷

总之，信德的知识并不抵销奥迹；反使奥迹更为显著，明示它为人的生活是多么重要：主基督「在揭示圣父及其圣爱的奥迹时，亦替人类展示了人之为人及其崇高的使命」，¹⁸那就是参与天主圣三生活的奥迹。¹⁹

14. 梵一及梵二的训导对哲学认知也开启了新的远景。启示在历史上引进了一个识别标记，人类如果想了解自身存在的奥秘，就不能忽视它；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经常指向天主的奥迹，人心无法彻底探讨，只能以信德接受并采纳。在这两者之中，理智拥有一个特别空间，让它寻求，也了解，除了他的有限面对天主的无限奥迹之外，没有任何其它限制。

因此，启示把一个普遍而最后的真理导入我们的历史中，激励人心不停地努力；甚至促使理性不断地扩展求知的空间，直至他觉得已经尽力完成他的任务，不留余地。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智性非凡、成果丰硕的例子，可用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反省，哲学与神学都应以之为标准，就是圣安塞牡（Anselmus）。这位坎特布里总主教在他的作品《对话》（*Proslogion*）中这样说：「多少次，我努力想这问题，我以为已经可以抓住我所寻找的，另外几次，我却完全无法了解；最后，我已失望，想是找不到了，我要放弃寻找无法找到的东西。我想摆脱这个思想，因为它占据我的心，阻碍我作别的更有益的事，但它却更加固执地找上我，我拒绝抵抗也无用...哎呀！我真不幸成为厄娃可怜的后裔，远离天主，我作了什么？又作到了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达到了多少？我追求什么，我又期待着什么？...啊！主，你不只是不能想象的伟大，而且你比所能想象的更伟大...假如你不是这样，我们就可能想象比你更伟大的，但这是不可能的」。²⁰

15. 基督信仰启示的真理，植根于纳匝肋的耶稣，促使人接纳自己生命的「奥秘」。作为至上的真理，它既尊重受造物的自主与自由，也鼓励受造物向超越开放。在此，自由与真理的关系达到高峰，使人充分了解主的这句话：「你们会认识真理，而真理会使你们自由。」（若八 32）

¹⁷ *Pensées*, 789 (ed. L. Brunschvicg)。

¹⁸ 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22。

¹⁹ 参阅：梵二文献《启示宪章》，2。

²⁰ *Proemio and Nos.1*, 15: 拉丁教父集 158, 223~224; 226; 235。

在内在论的心态与技术挂帅逻辑的压力下，基督信仰的启示是真正导人前行的指南针。这是天主赐给人类最后的一个可能，使人能够圆满地找到自创造之初就已开始的爱的计划。为切望认识真理的人，只要他能够超越自己的视野，放下自己的操心，追随真理的道路，就可能获得恩赐拥有自己生命的圆满与和谐。申命纪的这几句话说的正好：「我今天吩咐你的这诫命，为你并不太难，也不是达不到的。这诫命不在天上，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上到天上，给我们取下，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也不在海外，以致你能说：『谁能为我们渡到海外，给我们取来，使我们听了，好能遵行呢？』其实，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使你遵行」（三十 11~14）。圣奥思定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资格回应这句经文：「你不要放纵心神，应回到你内。真理就在人的内心。」²¹

经过这些思维分析，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启示让我们认识的真理，不是理智运作成熟的思虑或思想的高峰，而是带着白白赐予的特质，激励思想，并要求人当作爱情的表示来接受。这个启示的真理，在我们历史中预兆着那最后的、决定性地享见天主，这是为那些信天主，或以诚心寻求天主的人所保留的。个人存在的最后终向，就成了哲学与神学研究的对象。这二者的方法与内容虽然互不相同，但都指向「生命的道路」（咏十六 11），正如信德告诉我们的，这条路最后引领到不断地瞻仰天主圣三的永恒与圆满的喜悦。

第二章

我信，为叫我懂得

「智慧知道一切，通达一切」（智九 11）

16. 信德知识和理性知识之间的深刻关系，在圣经中已经有令人惊讶的清楚描绘。智慧文学在这方面着墨最深。只要阅读时不怀成见，就会印象深刻地发现，这些圣经篇章不仅包含以色列的信仰，而且也是那些已消失了的古文明与文化的宝藏。像似在冥冥中，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又重新发出他们的声音，古代东方文化的共同面貌又在这些富有深刻直观的书卷中重新活跃起来。

²¹ De Vera Religione, XXXIX, 72: CCL 32, 234.

当圣经作者描述一位智者时，形容他是爱慕和寻求真理的人，这并不是出于偶然：「凡默思智慧，常注视明智，是有福的人。他心中思念智慧的途径、想了解她的奥妙。他仿佛一个侦探，追随在她后边，潜伏在她的路口，从她窗外窥视、在她的门口倾听、贴近她的房屋休息，在她的墙上钉上木橛，以便在她旁边，搭起自己的帐幕，而在那幸福的房舍内永久安息。他把自己的儿女，安置在智慧的荫底下，要在她的枝叶下留宿，在她的荫凉下避暑，在她的光荣中安息。」（德十四 20~27）

如所周知，对圣经作者而言，渴望知识是众人皆有的特点。人人皆可靠着聪明汲取知识的「深水」（参阅：箴二十 5），不管信者与不信者。的确，古代的以色列人为取得世界与其各种现象的知识，不像希腊的哲人与埃及的贤人，是经由抽象的方法。一个好以色列人为取得知识更不像现代人，要靠着分门别类的方法。尽管如此，圣经世界还是为知识的大海汇集了新颖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圣经文句特出的地方，即在于它深信理智与信德的知识有其深不可分的和谐。世界及其内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民族的历史与沧桑，都是该由理性用自己的方法观察、分析、评断的事实，然而信仰并非与此过程无关。信仰的参与并非为减少理性的自主，或者为限制其行动的空间，而是为了使人明了在这些事件中，以色列的天主明显地在行动。因此，不同时承认在其内工作的天主，便无法彻底认识世界及历史的事件。信仰使内在的观察更精细，让心灵得以在事件的发展中发觉上智的临在与行动。

《箴言》中有一个意义深远的表述：「人心里都策划自己的行径，但他的步伐由上主支配」（十六 9）。这好像说，人靠理智能够认出该走的道路，但为能畅行无阻，直达终点，就要看他是否以正直的心灵，用信德的眼光去寻找。所以，理性与信仰不可能分开，否则人就不能相称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和认识天主。

17. 因而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并不存有竞争性，二者彼此包含，也都有自己的运作空间。又是《箴言》指出这一方向，它惊叹说：「将事隐蔽，是天主的光荣；清察事实，是君王的光荣」（箴廿五 2）。天主与人，各在自己的范围内，构成彼此特有的关系。在天主一方面，祂是每一事物的根源，在祂内汇集着圆满的奥秘，这就构成祂的光荣；在人一方面，应用理智研究真理，这就是他的高贵处。为这华丽的篇章，圣咏再加上一句祈祷说：「天主，你的策略，对我何其深奥！你的策略总数又是何其繁浩！我

若去计数，而它们多于沙粒；设若数到底，我仍同你在一起」（一三九 17~18）。认识的欲求如此伟大，如此活力充沛，尽管人心经验到无法超越的限制，但仍企盼着那在远处的无限富饶，因为他知道那众多问题的满意答案，就藏在其中。

18.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色列借着自己的反省，学会了为理性开启奥秘之门。在天主的启示之下，以色列人得以深入探测那些理智所欲追寻却无法到达的一切。从这个更具深度认识的基础上，选民了解到，理性为能充分地彰显自己的本质，应该尊重几条基本规则。其中第一条，理性必须领悟，人的认识是一条不得松懈的旅程；第二条是从此产生自觉：在此路上不得有人骄傲地想，一切的果实都是个人的战利品；第三条是立足于「敬畏天主之情」，理智应承认天主以至高无上的主权与深谋远虑的爱心照管世界。

当人远离这些规则时，就会暴露于失败的危险中，最后以「愚蠢人」为结局。在圣经上这种愚蠢包含着生命的危险。虽则愚蠢人自以为知道很多事，但实际上他无能注意真正要紧的事。因此他既不能安顿心灵的秩序（箴一 7），对自己、对周遭的环境也无法采取适当的措施。而当他「说天主不存在」（参阅：咏十四 1）时，更显出他的知识是如何欠缺，而他距离万物圆满的真理、来源及其归宿，何其遥远！

19. 《智慧篇》中有几处重要的经文，为这问题带来另一道灵光。圣经作者在此书中论述说，天主也通过自然界使人认识祂。对古人来说，研究自然科学大半等于研究哲理。他先说人的理智能够「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年岁的循环与星辰的位置，生物的天性和野兽的本能」（智七 17, 19~20）——总之，人可以推理——圣经在此跨出相当重要的一步。圣经作者重拾希腊哲学的思想，在上下文里隐约加以引证，他说从自然推理，可下学而上达于造物主：「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智十三 5）。这就承认了天主启示的第一阶段，是由美妙的「大自然之书」所构成，人借着理性本身的工具来解读，即可达到认识造物主的目的。如果人不能藉理性认识天主就是万物的创造者，不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工具，而是由他的自由意志及他的罪过而来的阻碍。

20. 在这个观点下，理性的地位被重视，但并不过分高估。的确，理性推论的结果可能是真的，但只有将其内含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即信仰远景下，方可获得更圆满的意义：「人的脚步由上主支配，人那能了解自己

的道路？」（箴二十 24）。为旧约来说，信仰解放了理性，让理性能够正确地得到它所追寻的知识，并将之置于事物终极的次序中，一切事物由此获得真正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人用理性达到真理，却因信仰的光照，而发现万物的深层意义，特别是明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圣经作者正确地以敬畏天主作为真正知识的起点：「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箴一 7；参阅：德一 14）

「获得智慧，获得了解」（箴四 5）

21. 对旧约来说，知识不仅是根据对人、对世界及对历史的细心观察，而且假定它与信德、与启示之内容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选民必须面对的挑战，也该有所响应。圣经人思考着这种情形，发觉他除非把人看作是与自己、与民众、与世界、与天主「有关系」的存有者，否则就无法自我了解。这种向奥秘的开放是来自启示，而最后成为他获得真知识的源头，让他的理性通往无限的空间，使至今不敢想望的认知美梦成真。

为圣经作者来说，当理性到达极限时，这种研究真理的努力难免山穷水尽。正如我们发现，《箴言》所描写的在人力求明了天主奥秘的计划时，所有的无力感（参阅：三十 1~6）。然而，尽管步履维艰，信者仍不放弃。他们所以能继续真理的道路，是因为他们确信天主造了他们如同一个「考察者」（参阅：训一 13），其使命是巨细靡遗地探求一切，虽有疑惑不绝如缕。依靠着天主，时时处处向着真、善、美前进。

22. 圣保禄在《罗马人书》第一章，帮助我们欣赏各种智慧文学的深刻见识。他用一种普通语言发挥哲学推论，说出一种深刻的真理：通过受造物，「心灵的眼睛」能够认识天主。天主借着受造物使理性感受到祂的「大能」及祂的「神性」（参阅：罗一 20）。这是承认人的理性有一种几乎能超越它本然界限的能力：理性不仅没有被关在感官的认识范围内，因为它能够做出批判性的省思，而且理性更能根据感官所提供的数据达到所有可感实体的最初原因。以哲学术语来说，我们可称谓这重要的保禄文本肯定了人类对形而上学探讨的能力。

按圣保禄的意见，在创造的原始计划内，理性应有能力轻易地超越感官的数据，而达于万物的根源：造物主。但是人在不服从之后，选择了完全绝对的自主来面对创造他的主宰，致使这种轻易回溯到造物主天主的能力消失不见了。

《创世纪》很生动地描写人的这种情形，天主把人放在伊甸园中，中间「有知善恶树」（二 17）。这象征很明显：人没有能力自己辨别、决定善恶，他应该参考比他高的原理。骄傲使我们的原祖失明，自以为是独立自主，能够离开由天主而来的知识。一切人都受到这一原始不服从的连累，深深伤害了理性，从此，通往圆满真理的道路满布荆棘。从此以后，人因厌恶作为真理根源的天主，使认识真理的机能削弱。圣保禄还告诉我们，人的思想因了罪恶而变得「荒谬」，推理失真，偏向邪恶（参阅：罗一 21~22）。心灵的眼目已迷糊不清：理智逐渐成了自己的囚徒。基督降生，从软弱中拯救了理智，从奴役的锁链中解放了它。

23. 所以，对于基督徒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彻底的分辨。在新约中，特别在圣保禄的书信中，清楚浮现出：「这世界的智慧」与耶稣基督启示的天主的智慧，两相对立。启示智慧的深度，粉碎了我们惯用的思维方式，这思维原不足相称地表达圆满的智慧。

在《格林多前书》的开端，即彻底提出这两难的问题。天主子被钉死，是一历史事件，任何心灵的努力，企图以纯人性的论证来建构其存在意义的合理解释，都会碰壁。真正向一切哲学挑战的关键问题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实际上，凡企图纯用人的逻辑来解释天主圣父的救世计划，都注定归于失败。圣保禄加强语气地问道：「智者在那里？经师在那里？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那里？天主岂不是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妄吗？」（格前一 20）。因此，天主所愿意实现的，智者的智慧已无用武之地：其所要求的是采取决定性的步骤、迎接全新事物的来临：「天主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天主召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富有的」（格前一 27~28）。人的智慧拒绝把自己的软弱视为力量之母；但圣保禄则毫不犹疑地承认：「几时我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格后十二 10）。人无法了解死亡怎么可以成为生命与爱情的泉源，但天主却选择了理性所认为的「愚蠢」与「绊脚石」，来启示祂救赎计划的奥迹。圣保禄取用当代哲学家的言词，达致自己教导的顶峰，他类似矛盾地说：「天主选择了世上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富有的」（参阅：格前一 28）。为表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白白赐予的，圣保禄不怕采用当代哲学家用以思索天主的最彻底的言词。理性无法剔除十字架所代表的爱的奥秘，而十字架却能给理性带来其所寻求的最后答案。圣保禄所提供作为真理和救援标准的，不是语言的智能，而是智能的圣言。

十字架的智慧超越一切企图加给它的文化限制，迫使我们开放自己以迎向其所带来的真理的普遍性。这为我们的理性是多大的挑战，而如果理性愿意接受这个智慧，其受益该有多大呀！哲学本身已可领悟人不断地超越自我，趋向真理；而依靠信德的帮助，它能够开放自己接受十字架的「愚妄」，将它当做是对那些自认为拥有真理、却在自已发明的思想体系里快要窒息的人的真正批判。宣讲死而复活的基督，能使信德与哲学的关系触礁，但越过这个礁滩，两者皆可驶向真理的无垠大海。这里显然就是理性和信德的分界，但亦可以是两者交会的空间。

第三章

我了解，为叫我相信

走在寻求真理的路上

24. 圣史路加在《宗徒大事录》里叙述，圣保禄在传教旅途中来到雅典。在这座哲学家的城里，充斥各种偶像。有一座祭坛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立刻抓住机会，找出一个共识，开始他的福音宣传，他说：「雅典的市民们，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明。因为我行经各处，细看你们所敬之物，也见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给未识之神』。现在我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宗十七 22~23）。圣保禄从这里开始讲论造物主天主、超越万有的一位，祂将生命赐予众人。圣保禄接着说：「祂由一个人造了全人类，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给他们立定了年限，和他们所居处的疆界；如果他们寻求天主，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祂；其实祂离我们每人并不远。」（宗十七 26~27）

圣保禄宗徒强调一项真理，教会常以之为至宝：在人的心灵深处，隐藏着希求、怀念天主之情。圣周五的礼仪特别提醒我们，为不信者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祢使我们渴望寻找祢，并在找到祢以后，得到安息。」²² 所以有一条路，人若愿意就可以走；从理性的能力开始，超越偶发的有限，投向无限。

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人们曾表达了这种内心希求的心声。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建筑，以及任何其它人类借着聪明才智所创造的产品，都成了阐述这一热切寻求的管道。哲学以特殊的方式欣然接受了这一切，并以自己特有的方法和学术方式，表达了人类普遍的企望。

25. 「每人都希望满足求知欲」，²³而这欲望的对象就是真理。每天的生活显示人人都切望知道，那在道听途说之外的事情的真相。在有形的受造物当中，人是惟一的，不仅能够知道，而且知道自己知道，也因此关心显示给他的实在真理。没有人对他所知道的真理会真正置之度外。如果发现是真的，他弃之如敝履；反之，如果能够确认为真理，他会心满意足。这是圣奥思定所给的教训：「我遇到很多人有意欺骗，可是没有人愿意受骗」。

²² “Ut te semper desiderando quaerent et inveniendo quiescerent”：弥撒经书。

²³ 亚里士多德，Metaphysics, I, 1。

²⁴ 我们说一个人达到成熟年龄，意指他能独立分辨真假，对事情的客观真实形成自己的判断。众多研究的目标就在于此，特别是科学的领域，在最近几世纪里达到可观的成就，促进全人类真正的进步。

对实践层面所作的研究与对理论的研究，同样重要：我愿意指出研究有关行善的真理。实际上，一个人按伦理行事，按照自由与正直的意向行事，他就走上快乐之路，并趋向完美。这也是一个真理的问题。我曾在《真理的光辉》通谕里表达此一确信：「没有自由就没有伦理虽然应尊重每一个人各自追求真理的旅程，但有一个极严肃的先决的伦理义务，即找寻真理，并在认出真理之后，服膺真理。」²⁵

所以，在生命中所选择，所追求的价值，必须是真的，因为只有真的价值才能成全人的本性，使人臻于完美。不是在自我封闭中找到这价值的真理，而是开放自己，甚至在超越自己的范畴内，才能找着。为使每一个人成为自己，发展为成熟的人，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26. 真理起初以询问的形式呈现给人：生命有意义吗？生命的终向在那里？乍看之下，个人的存在似乎毫无意义。要怀疑生命的意义不必求助于主张荒谬的哲学家，也不必求助于约伯书中那些煽动性的问题。每天司空见惯的，自己和别人的痛苦，及一连串理智无法解释的事实，已足以使人逃避不了有关意义的问题。²⁶再加上我们生命中第一个绝对确定的真理，即除了我们存在以外，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会死亡。面对这个困惑的事实，寻找一个圆满的答复是必须的。每个人希望——也应该——认识有关自己结局的真理。人想知道死亡是自己生命决定性的终点，或者死后还有余生——他是否可以期待另一生命。有意思的是，哲学思想从苏格拉底的死亡得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方向，两千年来都未变动。这不是偶然的，面对死亡的事实，哲学家们不断地重新提出这问题，同时也不断提出有关生命和永生之意义的问题。

27. 无人能够逃避这些问题，无论是哲学家或是普通人。而人们给予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他的寻求将有决定性的影响：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普遍与绝对的真理？本来每一个真理，即使是局部的真理，但只要是真理，就会

²⁴ 《忏悔录》X, 23, 33: CCL 27, 173。

²⁵ 《真理的光辉》通谕, 34: 《宗座公报》85 (1993), 1161。

²⁶ 参阅: 若望保禄二世《论得救恩的痛苦》(1984年2月11日), 9: 《宗座公报》76 (1984), 209~210。。

展现出它的普遍性。凡是真的事物应该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常是真的。不过除了这一普遍性，人还寻求一个绝对，好给全部的寻求一个答案及意义：一个终极的东西，可作为一切的基础。换言之，人寻求决定性的解释、最高的价值，在它以外，别无凭依，且一切问题也不复存在。假设的说法可以迷惑人，但不能满足人。每一个人不论承认与否，都会有一时刻，需要把自己的存在固定于一个决定性的真理上，一个不再令人疑惑的确定性上。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都设法寻找、发掘并解释这样的真理，从而诞生了各种思想体系或学派。不过，在哲学体系之外，有另一些表述，人用以形成自己的「哲学」：即一些个人的信念或经验，家族或文化的传统，或在一个师傅的带领下找寻生存的路线。在这些表现的背后，存在着活泼的愿望，想要达到真理的确定性，及其绝对的价值。

人类真理的各种面貌

28. 应该承认寻找真理不常是如此透明，如此有效果的。理性与生俱来的有限性及人心的无常多次使个人的寻找变得模糊，或偏离正路。各种分心也可能令真理窒息。甚至有人刚隐约看见却又回避，因为他害怕真理的要求。然而，他尽管躲避，真理仍然影响他的生活。实际上生命不能建基在怀疑、不确定或谎言上；这样的存在时常受到恐惧、焦虑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给人下一个定义：寻求真理者。

29. 若说这样深深植根于人性的寻找，可能是完全无用或徒然的，那是不可思议的。但凭这探索及设定问题的能力，已经包含了基本的答案。人不会对他完全不知的事情，或者他认为不可能碰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只有在他可以找到答案的远景下，他才会迈出第一步。其实在科学的研究上，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家，根据他的直观，下手寻找一个现象的逻辑及可检验的解释，他从起初就有信心找到答案，虽失败也不放弃。他不认为他最初的直观是无用的，只因为他没有达到目的；更好说他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答案。

上述的情形对研究人生最终的问题也同样有效。渴望真理是如此植根于人心，如果弃置不顾，将使存在陷于危机。总之，只要观察每天的生命，就足以发现我们每人都为一些基本问题所困扰，而在每人的心中也至少会有一个答案的轮廓在。这些答案是人们确信的真理，因为基本上与其它许多

人所达成的答案并没有分别。的确，并不是每一个达成的真理都有同等的价值。不过，把所有成果综合起来，大体上就证实了人类有能力达成真理。

30. 现在略提一下真理的各种形式，或许有些帮助。最多的形式是依据直接明了，或由试验证实的真理。这是每天生活及科学研究的真理。另一层次，是哲学性质的真理，人借着理智推理而达成。最后，有宗教真理，在某种程度上，宗教真理植根于哲学，存在于各宗教传统对最终问题的答案中。²⁷

对于哲学真理，应该说并不限于职业哲学家一些有如花开花落的学说。如上所述，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哲学家，他拥有一些哲学观念，作为生活的指引。他以此种或另种方式形成一个综合观念，给自己存在的意义一个答案：他依此观念解释自己生命的历程，调整自己的行为。在此，我们可以提出哲学和宗教的真理与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之间的关系。但在处理这问题之前，还要注意一个哲学资料。

31. 人天生不是为独自生活。他出生、成长于一个家庭，最后借着工作进入社会。因此，人从出生即已沉浸于各样的传统中，不仅从其中接受语言及文化的熏陶，而且也接受多项真理，对这些真理他几乎本能地相信。然而，个人的成长与成熟，可能会对这些真理产生怀疑，并通过慎思审问加以评估。也有可能，在此一过程之后，根据生命的体验，或进一步的思索后，又「重新发现」同样的真理。无论如何，在人类生活中，单纯信服的真理，比那些经过个人考验而证实的真理要多得多。事实上，谁能细察那无数的现代生活所依靠的科学成果？谁能数清每天从世界各方纷至沓来的，通常都信以为真的新闻？最后，谁又能重新走过经验与思想之路，重聚人类智慧与宗教的宝藏？因此，人是寻求真理者，也是因信而生活者。

32. 论信仰，我们信赖从别人得来的知识。在此可看到一种不小的张力：一方面，因信而得的知识，看来像似不齐全的形式，需靠个人逐步澄清而臻于完善；另一方面，自人性角度看，信仰比纯粹的证据要丰富得多，因为它包括一种人际关系，不仅与个人的知识能力有关，更与彻底地信任别人的能力有关，好能进入与别人更稳定、更亲密的关系。

应当强调的是，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所寻求的真理，首先并不是经验的或哲学的。更好说，所寻求是人的真理：人是什么，从人内心深处所表现的又

²⁷ 参阅：梵二文献《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2。

是什么。事实上，人的成全并不只在乎他能获得抽象真理，而更在乎他与别人来往时的忠信与自我付出的活泼关系。是在这种懂得自我付出的忠信里，人找到完美的肯定与安全。然而，在此同时，信仰的知识是建基于人际信用，并与真理相关连：在信仰中，人信赖别人显示给他的真理。

有许多实例可以用来说明这点！可是我立刻想到殉道者的见证。事实上殉道者是有关存在真理最真实的证人。殉道者知道他们从耶稣基督找到了生命的真理，无论什么人或事不能从他们手中夺去这真理。苦难或残酷的死亡，都不能使他们放弃与基督相遇时所发现的真理。这就是直到今天，殉道者的见证，依然引人入胜、激起共鸣、找到听众、让人前仆后继的理由。这就是为何他们的言论使人信服：殉道者提供了爱的确证，用不着长篇大论来使人信服，就在那时刻，他们向我们说出了人们长久以来所追寻的，在内心深处所认为的真理。总之，殉道者激起我们深深的信赖，因为他们说出我们已有的感受，他们彰显了我们切愿找到力量去表达的一切。

33. 由此可见，问题的界限已经逐渐完整。人的本性是在寻找真理。这种寻找不只为获取部分的、经验的，或科学的真理；人也不只为个别的决定来寻找真理。他的寻找朝向进一步的，可以用来解释生命意义的真理，因此，这种寻找最后只能止于「绝对者」。²⁸靠着思想的天生能力，人能接触，也能够认识这样的真理。这种真理因为与生命有关，是本质性的，不能单凭理智获得，更应凭借对他人的信靠，即那些能保证真理之确实性与可靠性的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另一个人的这种能力和选择，的确是一项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人类行为。

不可忘记，理智本身的追寻要靠可信赖的交谈，及诚挚的友谊来支持。然而，猜忌与不信任的气氛困扰着理论研究，把古代哲学家的教训置之不顾，原来后者视友谊为真正研究哲学最适当的一个场合。

²⁸ 这是我多次用的推理，我也在好多机会表示过：「『人是什么？他有什么用处？他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德十八7），这些问题常在众人心中，就如同各时代、各民族的诗词天才，作为人类的先知，不断给人提出严肃的问题，使人成为真人。这些问题表示急切要寻找存在的理由、为每一时刻，即为生命中特殊决定性的一刻，也为日常的时刻。这些问题证明人的存在深奥的合理性，因为它要求人的理智与意志一起自由地寻求生命的圆满意义。因此，这些问题构成人本性中最崇高的表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看出他对本身的存在所投入的深度。尤其是，当追寻事物缘由的努力与追求最后终极答案的努力齐驱并进时，则人的理性达到了最高点，并向宗教性开放。实际上，宗教性是人格最高的表现，因为是人类理性的顶点。这宗教性是从人对真理的深度渴望所涌出的，是人类个别自由寻求天主的基础。」：公开接见时讲词，1983年10月19日，1~2：《教导 VI》(Insegnamenti VI)，2 (1983)，814~815。

就我至今所说的，可知人行走在一条永无止境的追寻之路上：追寻真理，找寻一个他可以信赖的人。基督徒的信德正好可帮助他，给予他达成这项追寻的具体可行性。事实上，基督信仰超越纯粹的信心，引人进入圣宠的境界，使他分享基督的奥迹，这奥迹使他能够真正地，有条理地认识三位一体的天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信德在他身上认出了天主对人类的终极召唤，好使我们所经验到的期盼与怀旧得以成全。

34. 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启示的真理，与哲学所达成的真理不相冲突。而且这两种知识引领我们到达圆满的真理。真理的一致性是人类推理的基本前提，不矛盾原理已清楚地表达出来。启示确保这种一致性，显示创造的天主，也是救恩史中的天主。是这同样而惟一的天主建立，并保证自然界事物的可理解性与合理性，所有学者对此信赖有加，²⁹也是这同一的天主自我启示为耶稣基督的天父。自然与启示真理的一致性，在基督身上以活生生的、个人的方式具体化，一如圣保禄所说的：「在耶稣内的真理」（参阅：弗四 21；哥一 15~20）。祂是永远的圣言，万物藉以创造，同时祂是降生的圣言，祂以整个的存在，³⁰ 启示了天父（参阅：若一 14, 18）。人的理性寻求「而不认识的」那位（参阅：宗十七 23），只有经过基督才可以找到：那在祂内所启示的是「满溢的真理」（参阅：若一 14~16），万有都在祂内、借着祂而受造，并在祂内得到成全。（参阅：哥一 17）

35. 从这些广泛的思索中，我们现在要直接探讨启示真理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这关系要从两方面思考，因为由启示而来的真理需要用理智之光来理解。事实上，只有在这两层意义下，才能确定启示真理与哲学知识的正确关系。所以，首先让我们自历史过程考虑信德与哲学的关系。由此可以确定几项原理，供大家参考，从而建立这两种知识的关系。

²⁹ 「伽利略曾明白声称，信德和科学的两个真理，不可能互相冲突，他于 1613 年 12 月 21 日给 Benedetto Castelli 神父的信中如此写说：『圣经及大自然，都是来自天主圣言，前者由圣神所授意，后者就像是天主命令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梵二也以相近的话教导说：『各门科学的研究方式...依循伦理原则进行，则不可能反对信德；因为人间的一切和属于信仰的种种，都发源于同一天主』（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36）。伽利略感觉到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有造物主的临在，在心灵深处激励他、鼓舞他、引领并帮助他的直观。」若望保禄二世，对宗座科学院演讲词，1979 年 11 月 10 日：《教导》(Insegnamenti), II, 2 (1979), 1111~1112。

³⁰ 参阅：梵二文献《启示宪章》，4。

第四章

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信德与理性相遇的几个有意义的阶段

36. 按照《宗徒大事录》记载，基督徒的宣讲从最初就碰上了当时的哲学流派。该书提及圣保禄宗徒在雅典「与几个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派的哲士争论」（十七 18）。注经学分析这篇在阿勒约帕哥的讲词，其中明显地反复提到多半来自斯多噶派的民间信仰。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初期的基督徒，为使外教人能够明了，在他们的讲词中，不能只引证「梅瑟及先知们」；而要利用对天主的自然知识，以及每一个人良心的声音（参阅：罗一 19~21；二 14~15；宗十四 16~17）。因为，这些自然的认识，在外邦宗教内，陷入于偶像崇拜中（参阅：罗一 21~32），圣保禄宗徒以为使自己的讲词与哲学家的思想连接起来，较为明智，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神话及秘仪的敬礼，而对神圣的超越性表示尊重。

事实上，古典思想的哲学家们所从事的主要努力之一，即是要清除人们对天主的观念中的神话色彩。如所周知，希腊宗教与绝大部分的宇宙宗教没有分别，是多神教，甚至神化了自然界的事物与现象。人努力想要了解众神的来源，及宇宙的来源，其最早的表达方式即是诗歌；这些神谱直至今日，仍旧是人类寻求（神）的最初证据。但还是哲学的宗师们指出了理智与宗教的关联。他们扩展视野转向普遍的原理，感觉到古代神话的不足，而愿意为他们对神的信仰奠定理性的基础。如此开辟了一条发展之路，离开特殊的古代传统，迎向符合普遍理性的要求。此发展寻求达到对所相信者作有意义的批判，而首先受惠的就是神性的观念。迷信被承认为迷信。而宗教，至少有一部分，经过理智分析，得以净化。就是在此基础上，教会的教父们与古代哲学家们进行了丰富的交谈，为认识及宣扬耶稣基督的天主开辟了一条新路。

37. 在追溯基督信仰接近哲学的过程时，必需记得他们对教外文化界所怀的戒慎态度，对待神秘的直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实际的智慧、生活的教育，很容易和上等的、秘传的、只有少数成全者才有的知识相混淆。这种秘传的思辨无疑就是圣保禄希望哥罗森教友提防的：「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以哲学，以虚伪的妄言，按照人的传统，依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了去」（二 8）。圣保禄的话是多么

现实，如果我们正视今日泛滥的各种灵异迷信现象，甚至在缺乏批判意识的信者中亦然。随着圣保禄的脚步，初世纪的其它作家，特别是圣宜仁及戴都良，对这种企图把启示的真理从属于哲学家的解释的文化看法，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38. 所以，基督宗教与哲学的相遇，不是立即的，也不是容易的。哲学的实践，学派的交往，为初期基督徒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机运，不如说是一种困扰。为他们来说，首要的、紧迫的责任是宣扬复活的基督，借着亲身的相遇，引领听者达至心灵的皈依，并要求受洗。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注意加深信德的理解及其动机的课题，其实完全不是。因此，才尔索对基督徒的批评，说他们是「文盲、老粗」，³¹ 是毫无根据且不实在的。原来这种不关心的态度应有其它的理由。事实上，与福音相遇是给直到那时尚未解决的生命意义的问题提供一个很满意的答复，因而与哲学家交往为他们看来像是遥远的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已是过时的。

以上所述在今天似乎显得更为清楚明白，只要想想基督信仰在肯定人人有接近真理的权利上所带来的贡献。打破了种族、社会地位、性别的藩篱，基督信仰从起初即宣扬所有的人在天主前一律平等。这观念的第一个结果即触及了真理的主题。古人寻求真理的精英主义特色被彻底扬弃：从此，接近真理是叫人达到天主的一种善举，每一个人都有权走这条路。为达到真理有许多途径；但因基督真理有拯救的效果，所以每一个途径都可以走，只要它是导向最后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到达耶稣基督的启示。

在与哲学思想正面相遇的先驱中，应该提到圣犹定，虽则他仍带着谨慎分辨的态度：尽管他在回头以后对希腊哲学仍寄以崇高的敬意，他清楚地强调，在基督信仰中找到了「惟一、稳妥、有益的哲学」。³² 同样，亚历山大的克勉称福音是「真的哲学」，³³ 他把哲学等同梅瑟法律，视之为基督信仰的预科教育³⁴，为福音铺路。³⁵ 因为「哲学热爱智慧，而智慧存在于心灵和言语的正直中，也存在生活的纯洁中，哲学追求智慧，并尽一切可能以到达智慧。我们称为哲学家者，就是那些爱慕智慧，以智慧为万有的创造者与教育者的人，也就是爱慕对天主子的知识的人。」³⁶ 对这位亚历

³¹ Origen, *Contra Celsum*, 3, 55: SC 136, 130.

³² *Dialogue with Trypho*, 8, 1: 希腊教父集 6, 492.

³³ *Stromata I*, 18, 90, 1: SC 30, 115.

³⁴ 参阅：同上，I, 16, 80, 5: SC 30, 108.

³⁵ 参阅：同上，I, 5, 28, 1: SC 30, 65.

³⁶ 同上，VI, 7, 55, 1~2: 希腊教父集 9, 277.

山大的大师而言，希腊哲学的首要目标不是补充或加强基督的真理，其任务更好说是要保卫信德：「救世主的道理本身是完善的，不需要支持，因为它就是力量与智慧。希腊哲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使真理更强大，而是让攻击真理的诡辩无能为力，解除辜负或打击真理者的武装，它被称为葡萄园的护墙，当之无愧。」³⁷

39. 在历史的发展中，常可发现基督徒思想家对哲学思想采取批判的态度。早期的例子中，奥利振显然是很突出的一个。为反驳来自哲学家才尔索的攻击，奥利振就用柏拉图的哲学与之交战。他引用不少柏拉图哲学的材料，建立了基督徒神学的雏形。事实上，神学一词，及神学是对天主作理性推论的观念，都与其希腊源头有关。比如说，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里，「神学」这个名字指的就是哲学论说中最尊贵的部分，及真正的顶峰。而在基督启示的光照下，凡与神有关的一般道理都呈现了全新的意义，成为信者从事的反省功夫，用以表达有关天主的真道。这新的基督徒思想靠着哲学来发展，但是它的走向却又与哲学有所不同。历史证明，柏拉图的思想一旦进到神学里，就起了很深的变化，特别是有关灵魂的不死不灭、人的神性化，及恶的来源等观念。

40. 在这柏拉图思想及新柏拉图思想的基督化工程中，应该特别提到卡巴多细亚的几位教父（指圣西略，尼斯的圣额我略和纳祥的圣额我略），号称阿勒约帕吉的德宜，尤其是圣奥思定。这位西方的大圣师，曾接触过不同的哲学派别，但都使他失望。当他遇到基督信仰的真理时，他得到力量使他完成彻底的归化，这是他以前所交往的哲学家都作不到的。他自己叙述其动机：「从那一刻起，我宁愿接受天主教的道理，我认为接受教会的话去相信没有证明的事情，（或是有证明，但大众似乎不能理解，或是非理性所能证明者），只是少量，而且错误的危险也微不足道。不像摩尼派的教导，轻率地以获得很多知识哄骗人轻信，随后叫人相信无数荒诞不经的故事，根本无法证明」。³⁸ 虽然圣奥思定很尊重柏拉图派的人，但仍责备他们，说他们知道要达到的目的，但对达到目的的路径：即降生的圣言，却茫然无知。³⁹ 这位依波的主教成功地作出了第一次哲学及神学思想的大综合，把希腊和拉丁思想派别都汇集在一处。他集知识的大成，以圣经思想为基础，并借着深度的推理思维加以证实与支持。圣奥思定所完成的综

³⁷ 同上，I，20，100，1：SC 30，124。

³⁸ 圣奥思定，《忏悔录》，VI，5，7：CCL 27，77~78。

³⁹ 参阅：同上，VII，9，13~14：CCL 27，101~102。

合，历经世代，仍旧是西方世界曾经有过的哲学与神学思想的最高形式。由于他个人奇特的经历，及惊人的圣德生活的支持，他也能在著作中引进许多题材，借着经验，开启了未来一些哲学派别的发展。

41. 所以，东方与西方的教父们与哲学派别取得联系的方式各有不同。这并不意味他们把所传的信息等同于他们所援引的派系。戴都良的问题：「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共同处？最高学府与教会有什么共同处？」⁴⁰明白指出初期基督徒思想家一面对信仰与哲学的关系，即有了批判性的意识，综合地看出其积极的观点，也看出其缺陷。他们不是天真的思想家。正因为他们深深生活着信德的内涵，才能达到思维的最高形式。所以，把他们的工作，局限于把信德的真理移植到哲学的范畴，未免太不公道，太简化了。他们作的更多。实际上，他们把伟大的古代哲学家，所暗示或正在萌芽的思想，完全显露出来了。⁴¹ 如上所说，他们曾经证明，当理智解脱了外在的桎梏，便能从偶像的死胡同中走出，而以更适当的方式向超越开放。因此，经过净化与调整，理智可以提升至更高层次的思维，而给予存有、超越及绝对观念一个稳固的基础。

教父们所完成的新颖事物正在于此。他们完全接纳了向绝对开放的理智，在理性中放进来自启示的财富。这种相遇超越文化的层次，因为一种文化可能屈从于另一种的文化的魅力；这是在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是受造物与其造物主的相遇。理性超越其本性不自觉所倾向的目标，而在降生的圣言身上达到至善与至真。面对不同的哲学，教父们没有一丝恐惧，同样明认哲学与启示之间所显出的共同点与分别。承认有共同点毫不损及他们承认其分别。

42. 在士林神学里，借着圣安塞牡（Anselmus）解释信德之理解（*intellectus fidei*）的推动，使得哲学培育的理性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显著。对这位坎特布里总主教来说，信德的优先并不反对理性的研究。事实上，理性并不是用为评断信德的内容；它没有这能力，因为它不适宜作此评断。它的任务更好说是找到一个意义，发现一些理由，使每一个人能理解信德的内容。圣安塞牡强调一个事实，就是理性应该去寻找它所爱的：越爱便越想认识。

⁴⁰ 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 VII, 9: SC 46, 98: 「那么究竟什么是雅典人的，什么是耶路撒冷人的？什么是学术的，什么是教会的？」

⁴¹ 参阅：宗座教育部《有关司铎培育中对教父们的研究之训令》（*Instruc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in Priestly Formation*）（1989年11月10日），25：《宗座公报》82（1990），617~618。

为真理而生活的人就是走向一种认识的方式——越来越热爱它所认识的，虽则他承认还没有按他所渴望的付出一切：「我被造是为了看到你；我还没有作到我原来被创造的目的。」⁴²因而，对真理的期盼推动理智，不断走向更深处；的确，理性似乎喜不自胜地发现，它常能超越它所达到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理性可发现它的道路将走向何处：「实际上，我想无论谁在研究一件无法理解的事，能够借着推理到达事实的最高确定，便应该可以知足，虽其理智仍无法穿透它存在的形式……。但有什么东西比那在万有之上者更不可理解，更难以言喻？因而，如果我们至此所讨论的，对至高存在已确定建立在正确的推理上——虽则理智不能穿透，不能以言语形容，绝不能因此动摇其确定的基础。其实，如果前面的推理，已经合理的予以理解（合理地理解那不能理解的存在），来自天上的智慧知道祂所作的事...而对此，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几乎全不知道；谁还能解释祂是怎么知道的，怎么说的？」⁴³

哲学知识和信德知识基本的和谐，又一次得到证实：信德要求理性帮助了解客体；而理智研究到了顶点，承认不能没有信德的临在。

圣多玛斯的思想万古常新

43. 在这长远的路程上，圣多玛斯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不只为了他主张的内容，也因为他所着手的与当时阿拉伯和希伯来思想的交谈。在那个时代，基督徒思想家们重新发现了古代哲学的宝藏，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圣多玛斯贡献良多，把理智与信仰的和谐放在首要地位。理智和信仰的光都来自天主，这是他的主张；因此二者不能冲突。⁴⁴

更彻底地，圣多玛斯以为大自然，原为哲学本有的对象，可以帮助人了解天主的启示。因而信德不害怕理性，而是寻求理性、信任理性。就如信德扩充本性，并带往成全，⁴⁵同样信德增进理性，并使之成全。理性藉信德的光照，就脱去软弱，脱去因罪过的不服从而带来的限制，找到必要的力量，提升到认识一体三位的天主。他虽强力地指出信德的超自然特性，天使博士没有忘记信德的合理性所有的价值；而且，他能进入深处，确切说明这一合理性的意义。事实上，信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思想的操练」；

⁴² 圣安塞牡，《对话》（Proslogion），1：拉丁教父集 158，226。

⁴³ 圣安塞牡，《独白》（Monologion），64：拉丁教父集 158，210。

⁴⁴ 参阅：《哲学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I，7。

⁴⁵ 参阅：《神学大全》I，1，8ad 2：「圣宠不抵销本性，而是予以成全」。

人的理性在赞同信德的内容时，并不因此被消灭或贬抑；在任何情形下，信德的内容都是借着自由而有根据的选择而达到的。⁴⁶

为此缘故，圣多玛斯被教会推荐为正确参与神学工作者的思想导师与模范。在这背景下，我乐意引证我的前任天主之仆保禄六世，在天使博士逝世七百周年上所写的：「无疑地，圣多玛斯曾拥有对真理极大的胆识，面对新问题的精神自由，他的理性正直不让基督信仰被世俗哲学所污染，而也不先天拒绝世俗哲学。因此，他在基督徒思想史上，成为哲学和普遍文化走上新路线的先锋。他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或核心，是用他先知性的天才直观，在世界的俗化与福音的彻底性之间提出了和解、为理性与信德提供新的相遇，因而避开否认世界及其价值的不自然倾向，同时保持超性界最高和不可改变的要求。」⁴⁷

44. 在圣多玛斯伟大的洞视中，尚有关于圣神在促使人的知识成熟为真智能时所担任的角色。在他的《神学大全》一开始，⁴⁸就显示出智能的首要地位，那是圣神的恩赐，能引领人认识天主的境界。他的神学让人了解智慧的特质，就在于把信德与天主的知识紧密连结。智慧天生地认识信德；以信德为前提、根据信德的真理作成正直的评断：「智慧列入圣神七恩中，与四枢德中之智德是有分别的。事实上，智德是由人的努力所获，而智慧，如同雅各布所说，是『由上而来』的。同样，智慧跟信德是有分别的。信德是全盘接受天主的真理，而智慧之恩是按照天主的真理来评断。」⁴⁹

不过，承认智能的首要地位，并未使天使博士忘记另两种智能的补充形式：哲学的智慧，根据理智能力在其本性的范围内，研究实际的事理；神学的智慧，根据启示研究信德的内容，达于天主的奥迹。

圣多玛斯深信「任何真的，无论何人说出，都是出自圣神」，⁵⁰ 他爱真理，大公无私。真理无论显示在何处，他都到处寻找，他把真理的普遍性显示无遗。教会的训导权在他身上看到了，也欣赏了对真理的热情；他的思想，

⁴⁶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对第九届多玛斯学术大会与会者的演讲（1990年9月29日）：《教导》(Insegnamenti), XIII, 2 (1990), 770~771。

⁴⁷ 保禄六世《教会之光》(Lumen Ecclesiae)宗座牧函（1974年11月20日），8：《宗座公报》66（1974），680。

⁴⁸ 参阅：《神学大全》I, 1, 6「此外，这一道理由研究所得。而智慧由天所赐，故列入圣神七恩」。

⁴⁹ 同上，II-II, 45, 1 ad 2；也参阅：II-II, 45, 2。

⁵⁰ 同上，I-II, 109, 1 ad 1，那是取自 Ambrosiaster 之句，见 In Prima Cor 12: 3：拉丁教父集 17, 258。

就因为常存于普遍的、客观的、超越的远景中，达到了「人类理性几乎无法想象的顶点」。⁵¹ 他因而被称为「真理的使徒」，⁵² 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研究真理，毫无保留，他会按他的实在论达到客观境地。他的哲学不是「表象」，而是「存有」的哲学。

信德与理智分家的悲剧

45. 当第一批大学诞生时，神学逐渐要直接面对其它形式的研究与科学知识。圣大雅伯及圣多玛斯，虽仍坚持神学与哲学之间本质上的连系，却是首先承认哲学与科学所必要的自主性，为能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顺利进行。不过，从中世纪末叶开始，这两种学问之间合法的区分逐渐变型，而成了不幸的分离。随着几个思想家过分的理性主义，态度日趋极端，而造成了哲学与信德内容的分离，并绝对的独立。这样分离的许多后果中，也兴起了日益强烈的对理性本身的不信任。有些人带着怀疑论及不可知论的心态，开始明言普遍的不信任，或为了给信德保留更大的空间，或尽可能不与理性拉上关系。

总之，教父们及中世纪的思想所孕育及实践的深度一致性，产生最高形式的思维知识，如今却被一些为拥护理性知识之故而与信仰分家，企图取代信仰的体系所摧毁了。

46. 这些极端化的影响，是众所周知且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西方历史中。毫无夸张地可以肯定，大部分的现代哲学家自行发展，逐渐地远离了基督的启示，甚至到明显反对的地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项进展到达了顶点。一些唯心主义的代表曾试图用各种方式改变信德及其内容，甚至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的奥迹，使之成为理性可以了解的辩证结构。与此思想相对的，有各种无神的人本主义，用哲学建构，把信仰看作是异化，且有害于完整理性的发展。他们不怕以新宗教的名义标榜自己，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占据地盘，策划行动，终于成了极权主义体系，残害人类。

在科学研究范围内，愈来愈强调一种实证论的心态，不仅远离了基督宗教对世界的观点，尤其又抛弃了形上学及伦理的观点。结果有的科学家不顾

⁵¹ 良十三世《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通谕(1879年8月4日):《宗座公报》11(1878~79), 109。

⁵² 保禄六世《教会之光》(Lumen Ecclesiae)宗座牧函(1974年11月20日), 8:《宗座公报》66(1974), 683。

一切道德的考虑，冒着危险不再重视人及完整生命。更有甚者，有的科学家了然于科技进步的潜能，不但屈从于商场逻辑，也屈从于一种类似神力的诱惑，蓄意操纵自然，甚至人自身。

最后，理性主义危机的结果，就形成了虚无主义。虚无哲学对我们现代人施展了很大的吸引力。它的追随者声称研究自成目的，不希望、也不可能达到真理的目标。按虚无主义的解释，生活只不过是感觉或经验昙花一现之物的机会。虚无主义根植于那种广泛流传的心态，它宣称不应该再作任何决定性的承诺，因为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47. 另一方面，不应忘记，在现代的文化中，哲学本身的角色已经改变。哲学从智慧及普遍学问的地位，逐渐沦为许多学问中的一个；而且，在某种观点下，已落到全然边缘的角色了。另一些理论学科愈见突出地成功，哲学一科愈明显地被边缘化。这些理论学科不但不指向瞻仰真理、追寻最后终向及生命的意义，它们成为「工具化之理性」，偏于——实际或者可能——转向为功利、为享乐、为追逐权力而服务。

在我第一道通谕中，我就强调把这条道路绝对化的危险性，我曾写道：「今天的人似乎受到他出产的东西的威胁，就是说受他双手的产品，尤其是他理智的工作和意志的趋向的威胁。人的不同活动所产生的一切，很快地并以料想不到的方式，不但使人受到『剥削』——即将人所出产的夺走，而且转而反击人本身，至少一部分，因着产物的间接效应反扑人身。这已经或者能够是作法自毙。这似乎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最辛酸的一章，其幅度非常广阔而又普遍。因此人一直生活在日益加深的恐惧中。他怕他所出产的——当然不是全部或大部分，而是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含有他的才干和创新的特别部分——能彻底转而反击他自己」。⁵³

随着文化的这种变迁，有些哲学家舍弃了寻求真理本身，转而只采取一种目标，即只为获得主观的确定，或实际的效用。这样的结果，使理性的尊严黯然失色，不再以认识真理和寻求绝对者为职责。

48. 所以，哲学史上最后这一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信仰与哲学理性的逐步分家。不过，若注意观察一下，在那些助长理性远离信仰的哲学思维中，

⁵³ 《人类救主》通谕（1979年3月4日），15：《宗座公报》71（1979），286。

仍旧显露出若干思想的宝贵胚芽，如果以正直的理性与心灵去培养发展，可以绽露出真理的道路。这些思想的胚芽可以在，例如，深入地分析领会与经验、想象与潜意识、个人与群体、自由与价值、时间与历史中发现。死亡的这个主题也能是对每一位思想家的严肃召唤，使他们深自反省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可是，这并不意指对目前这种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无须慎加检讨，因为无论是理性或信仰，失去对方之后都变得贫乏与弱不禁风。理性少了启示的帮助，不在正道上走，要冒失去终极目标的危险。信德没有理性的支持，只强调感觉与经验，恐怕也会有失去普遍命题的危险。设想信仰面对微弱的理性会更强而有力，那是一种错觉；相反的，信仰会陷于萎缩为神话与迷信的重大危险中。同样，一个缺少成熟的信仰的理性，无从受到鼓励，也不会去关注存有的鲜活性及彻底性。

为这个缘故，我强烈并恳切地呼吁——我相信并非不合时宜——让信仰与哲学恢复深度的合一，使二者能保持各自的独立，又能合乎各自的本质。应该以理性的胆量，响应信仰的坦率。

第五章

教会训导介入哲学事务

教会训导的分辨是为了服务真理

49. 教会不推荐一种自己的哲学，也不把某一哲学列为标准，而排除其它哲学。⁵⁴ 所以这样保守的理由，是因为当哲学面对神学时，也应该按自己的方法与规矩来进行，不然，即无法保证哲学是向着真理前进，及在理性能控制之下走向这真理。如果不按自己的原则与方法，在理性光照之下进行，哲学将没有多大帮助。在骨子里，哲学享有的自主是基于其本性，即理性天生是向着真理，并且本身即有方法达到真理。一个哲学明知自己这种「结构情况」，不能不尊重「启示真理」的要求与自明性。

不过，历史证明，不少次哲学思想陷入偏差或错误，尤其是现代哲学。教会训导权没有责任，也没权利去填补哲学论说上的这些缺陷。但是当有争议的哲学论题，威胁启示的正确领悟；或错误和偏颇的理论散布严重错误的邪说种子，扰乱天主子民信德的纯贞，并广为流传时，教会训导权有义务作出明白和强而有力的反应。

50. 所以，教会的训导在面对那些与教会的道理相左的说法和哲学时，可以并且也应该根据信德，以权威行使其批判性的分辨。⁵⁵ 首先，训导权应该指出，什么前题及哲学结论可能与启示真理不兼容，从而在信德的观点下明示哲学该接受的一些要求。此外，在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兴起了各种派别。面临此种多元性，训导当局对这些派别所主张的基本观念是否合于天主圣言及神学思维的要求，有责任陈述自己的判断。

教会有责任指出，在一个哲学体系中可能出现的不符合信德的事物。实际上，许多哲学内容，比如有关天主、人、人的自由、人的道德行为，教会即直接牵连其内，因为关系到启示的真理，而教会受托卫护它。当我们进行这种分辨时，我们主教们有责任作「真理的证人」，为了正直的理性，也就是正确反映出真道的理性，行使一种谦虚而坚定的服务，这是每一位哲学家所应称许的。

⁵⁴ 参阅：比约十二世《人类通谕》(Humani Generis) (1950年8月12日)：《宗座公报》42 (1950)，566。

⁵⁵ 参阅：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永恒的牧人》(Pastor Aeternus)论基督的教会第一教义宪章：《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70；梵二文献《教会宪章》，25。

51. 无论如何，这种分辨不应理解为消极的意思——以为教会训导要除掉或减少任何可能的中介。相反的，教会的介入首先是指向激励、促进、鼓舞哲学探讨。再说，哲学家是最先懂得自我批评，有错必改，并超越思维的偏狭圈子。特别应该常存于心，真理只有一个，虽则它的表现形式，带有历史印记，再加上它是被罪恶所伤害与削弱了的人类理智的产品。从此可知，哲学在历史上的任何形态，均不足以号称拥有全部真理、也不足以对人的存在、对世界、对人与天主教的关系，作出全盘的解释。

此外，今天的哲学派系、方法、观念及主题都增加了许多，通常极端复杂，根据信德作批判性的分辨，更形紧迫。这种分辨并不容易，因为要认识理智固有的与不可转让的能力，其组织以及历史上的限度，已属不易；至于要分辨某种哲学的主张，在信德的观点下，何者是正确与有益的，何者是错误与危险的，则更是困难重重。无论如何，教会知道「智能和知识的一切宝藏」都蕴藏在基督内（哥二 3）；为此她的介入是为刺激哲学的思维，而不是要封闭那通往认识奥迹的道路。

52. 教会训导介入某特定哲学，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只须略举数例即可证明。多世纪以来教会曾经针对拥护灵魂先存论，⁵⁶ 针对包含在天文学内的各种偶像崇拜与秘传的迷信发表声明，⁵⁷ 另外别忘了还有针对拉丁派的阿维罗依主义的某些主张，因为与基督信仰互不兼容更有过较系统的声明。⁵⁸

如果教会训导从上世纪中叶开始曾多次发言，实因在此时期不少天主教人士，感觉有责任对现代思想体系，提出自己的哲学加以反驳。对此，教会训导当局理应监督这些哲学，以期自身不发生错误或消极的偏差。如此进行了双重的查验：一方面，是信德主义⁵⁹及彻底的传统主义，⁶⁰ 因为他

⁵⁶ 参阅：君士坦丁堡地区会议，《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 403。

⁵⁷ 参阅：托雷多第一届地区会议，《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 205；布拉加第一届地区会议，《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 459~460；思道五世，Coeli et Terrae Creator 诏书（1586年1月5日），见罗马诏书集 4/4，罗马版 1747，176~179；伍朋八世，Inscrutabilis Iudiciorum（1631年4月1日），见罗马诏书集 6/1，罗马版 1758，268~270。

⁵⁸ 参阅：维也纳大公会议，《在公教会信仰的基础上》(Fidei Catholicae Fundamento) 宪章，《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 902；拉特朗第五届大公会议，《宗徒管理的》(Apostolici regiminis) 诏书，《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 1440。

⁵⁹ 参阅：在斯特拉斯堡主教的要求下，博坦所签署的命题(1840年9月8日)，《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 2751~2756；在主教部与修会圣部的要求下，博坦所签署的命题(1844年4月26日)，《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 2765~2769。

们不信任理性的自然能力；另一方面，是惟理主义，⁶¹ 和实体主义，⁶² 因为他们把只凭信德才能认识的，归于自然的理性。这些讨论的明确内容都汇集在《天主之子》教义宪章中，这是第一次以一个大公会议，即第一届梵蒂冈会议的名义，隆重地介入理智与信仰的关系。这一文件的教导，坚强而积极地标榜出许多信徒的哲学研究，直至今天仍旧具有参考价值，为在这一特定范围内，树立一个正确而前后一致的基督宗教思维。

53. 教会训导的声明与其说是针对哲学的某些主题，不如说是针对理性认识，亦即最后针对哲学为了解信德的需要而发的。梵一综合而郑重地肯定了教宗以常态方式经常提供给教友的教导，明白显示了自然认识天主与启示认识天主，即理性与信德，同时是不可分离，也不可混淆的。梵一是从启示本身所假定的基本准则开始探讨，即自然知识可及于天主的存在，天主是万物的原始及终结等，⁶³ 并以前面引证过的隆重坚持作结束：「知识有两种层次，不但其出发点不同，其对象亦有差别。」⁶⁴ 所以，一方面反对理性主义，而肯定信德的奥迹与哲学的发现有分别，而信德是超越的和在先在的；另一方面，反对信德主义的诱惑，而重申真理的一致性，因此理性知识可以、也应该提供给信德知识积极的贡献：「尽管信德在理智以上，但在信德与理智之间，不能有真正的不合：因为同一的天主启示奥迹，赐人信德之恩，同时也给予人灵性理智的光辉，天主不能否认祂自己，真理也不能反对真理。」⁶⁵

54. 在我们这一世纪，教会训导也曾三番五次地，针对同一主题，促人防备理性主义的诱惑。是在此背景之下，而有了教宗比约十世的介入，他指

⁶⁰ 参阅：禁书索引圣部法令，反对博内蒂之传统主义的一些命题(1855年6月11日)，《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2811~2814。

⁶¹ 参阅：比约九世，《将你杰出的》(Eximiam Tuam)简诏(1857年6月15日)，《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2828~2831；《在最严重的之中》(Gravissimas Inter)书信(1862年12月11日)，《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2850~2861。

⁶² 参阅：圣部法令，存有主义的错误(1861年9月18日)，《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2841~2847。

⁶³ 参阅：梵一文献，《天主之子》(Dei Filius)教义宪章，II：《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04；法典2，1：《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26。

⁶⁴ 同上，IV：《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15；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9。

⁶⁵ 梵一文献，《天主之子》(Dei Filius)教义宪章，IV：《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17。

出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含有现象论、不可知论和内在论。⁶⁶ 也不应忘记天主教拒绝马克斯哲学及无神的共产主义这件事的重要性。⁶⁷

紧接着，教宗比约十二世也发出他的声音，在《人类通谕》中，叫人防备与进化论、存在主义，以及历史主义有关的错误解释。他指出，这些论证不是由神学家所形成及提出的，而是「在基督羊栈之外」起源的；⁶⁸ 教宗接着说，不只要单纯地摒弃这些偏差，而且须加以审查批判：「天主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负有护卫本性与超性真理，并使之深入人心的重责大任，不能不知或轻忽这些或多或少偏离正道的议论。而且应善自认识这些理论，因为不认识病症，便不能加以治疗；又因为在错误的说法中有时也有部分的真理，而最后因为尽管错误，能刺激我们的心灵，去研读、去细心探索某些哲学和神学的真理。」⁶⁹

最后，教义圣部为成全其为罗马教宗普世训导权服务的特殊责任，⁷⁰ 最近曾介入并警告某些解放神学家，他们不经批判，即径自采取了源自马克斯主义的论证与方法论。⁷¹

所以，在过去，训导当局曾经在哲学领域内，多次并以多种方式施行分辨。我可敬的前任们所作的一切，构成宝贵的贡献，不该予以抹杀。

55. 环顾当今情况，我们会发现从前的问题以新的姿态重现。而且不再只是一些与少数个人或团体有关的问题，而是广为流传的一些信念，几乎要变成公众的心态。比如：许多新近的哲学研究显示出对理性彻底的不信任，以致我们常可听到「形上学的终结」的说法：认为哲学只能负责简单的任务，即解释事实，研究特定范围的知识或结构。

在神学本身方面，过去的诱惑也重新露面。比如，在某些现代的神学中，又发展出一种理性主义，尤其是把一些哲学的根据取来用作神学研究的标

⁶⁶ 参阅：《应牧放主之羊群的》(Pascendi Dominici Gregis)通谕（1907年9月8日）：《宗座公报》40（1907），596~597。

⁶⁷ 参阅：比约十一世，《天主赎世主的》(Divini Redemptoris)通谕（1937年3月19日）：《宗座公报》29（1937），65~106。

⁶⁸ 《人类通谕》(Humani Generis)（1950年8月12日）：《宗座公报》42（1950），562~563。

⁶⁹ 同上，《宗座公报》563~564。

⁷⁰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善牧》(Pastor Bonus)宗座宪章（1988年6月28日），Arts. 48~49：《宗座公报》80（1988），873；教义圣部训令，论神学家在教会中的使命《真理的礼物》(Donum Veritatis)（1990年5月24日），18：《宗座公报》82（1990），1558。

⁷¹ 参阅：《对「解救神学」的若干训令》（1984年8月6日），VII-X：《宗座公报》76（1984），890~903。

准。一个神学家，若没有哲学素养，而不加批判地，让一些已经进入流行的语言与文化中、但缺少足够的理性根据的说法所左右，就特别会发生这事。⁷²

另一方面，也有重陷「信德主义」的危险，就是不承认理性认识及哲学论述对了解信德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对相信天主的可能性上能有的帮助。今日流行的一种倾向信德主义的说法就是「圣经主义」，倾向于认为阅读及解释圣经乃是真理的惟一准则。这样把天主的话只与圣经等同，而把教会在梵二明确强调的道理，完全置之度外。启示宪章提醒我们，天主的话在圣经内，也在传承内，⁷³《启示宪章》强调：「圣传及圣经组成天主圣言的同一宝库，并托给教会保管，全体子民依附着它，在宗徒的道理内，常常与自己的牧人团结一致」。⁷⁴因此，教会不是只凭圣经。事实上，「信德的最高准绳」⁷⁵来自圣神所定立的圣传、圣经及教会训导的一致性，在相互关系下这三者都不能单独立足。⁷⁶

此外，不应低估另一危险，即企图只靠一种方法从圣经中取得真理，忽略了须用更宽广的注释，同整个教会，共同达到经文的圆满意义。专门研究圣经的人应该时常切记，各种不同的注经学方法，都有其哲学观念的根据：应该加以分辨评价，然后才应用于解释圣经。

另有一些潜在的信德主义的形式，展现在不大看重思考神学，并轻视古典哲学。事实上，对信德的理解及目前教义的格式所用的文辞都是来自这一古典哲学。可敬的已故教宗比约十二世提醒人不要疏忽哲学传统，也不要舍弃传统的字汇。⁷⁷

⁷² 梵一用明白和权威的言词谴责这种错误，一方面肯定：「论信德…天主教会承认这是超性之德，在天主的默感下，并藉恩宠的帮助，我们相信天主启示的事是真实的，并不是因为藉理智自然之光所理解的固有真理，而是因为天主自己的权威所启示，祂不能错误，也不能欺骗」：《天主之子》(Dei Filius)教义宪章，III：《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08；法典 3，2：《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32；另一方面，大公会议声明，理智「总不能洞察这些奥迹，如同它面对自己固有的对象一样」：同上，IV：《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16。从此得到实际的结论：「所有基督信徒，不但没有权利，卫护那些与信德道理相反，特别被教会谴责的意见，当作合法的科学结论，而且应该牢记，看作是错误，虚有其表的歪理。」：同上，IV：《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18。

⁷³ 参阅：9~10。

⁷⁴ 同上，10。

⁷⁵ 同上，21。

⁷⁶ 参阅：同上，10。

⁷⁷ 参阅：《人类通谕》(Humani Generis)(1950年8月12日)：《宗座公报》42(1950)，565~567；571~573。

56. 归根结底，有一种对普遍的、绝对的说法的不信任，特别是某些人，他们主张真理是人同意的结果，而不是理智与客观实体的一致。在一个专业分科精细的世界，难以认出哲学在传统上所寻求的，生命的最后和圆满的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理智靠信德之光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这最后的意义，我不能不鼓励哲学家们，不论是基督徒与否，要信任人理性的能力，不要把哲学工作的目标定得太低。熟读我们即将结束的这一千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应遵循的道路：切勿失掉寻获最后真理的热情，和钻研的活力，同时要有发现新途径的胆识。信德激励理性，走出孤立，甘心为一切的真善美冒险犯难。如此信德将成为理性的辩护人，信服理性，又能说服人。

教会关心哲学

57. 无论如何，教会训导不只提出哲学理论的错误与偏差。教会以同样的关怀，重申真正革新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指出实际应遵循的道路。教宗良十三世的《永恒之父》通谕，为教会的生命完成了真正历史性的一步。这通谕直到今日，仍是宗座完全针对哲学而发的惟一文献。这位伟大的教宗重拾梵一对信德与理性关系的课题而加以发挥，证明哲学思想怎样为信仰与神学提供基本的协助。⁷⁸距今一世纪有余，通谕中许多卓越的洞视，仍未失去其实际及教育的意义；其中首要者，是关于肯定圣多玛斯哲学无可比拟的价值。对教宗良十三而言，重新强调天使博士的思想是再度运用哲学以满全信德需求的一条最好的正路。他写道：正当圣多玛斯「把信德和理智予以恰当的区分时，他用彼此的友谊把二者联合起来：使二者各自保有自己的权利，也保持自己的尊严。」⁷⁹

58. 大家知道，教宗这一呼吁产生了多么美好的后果。使得研读圣多玛斯思想以及其它士林学者的思想得到了新的鼓励。历史的研读蓬勃发展，因而重又发现了中世纪思想的丰富宝藏，这些在当时仍鲜为人知，如今隐然形成了新多玛斯学派。借着历史的方法论，对圣多玛斯著作的认识获得极大的进展，许多学者在当时的哲学及神学问题的讨论中，大胆地引进了圣多玛斯的传统。我们这一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们，就是这批多玛斯哲学复兴的产物，他们的思维及研究使梵二大公会议受惠良多。这样

⁷⁸ 参阅：《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通谕（1879年8月4日）：《宗座公报》11（1878~1879），97~115。

⁷⁹ 同上，《宗座公报》109。

教会在二十世纪始能掌握一批活力充沛的、由天使博士学校培育出来的思想家。

59. 然而，多玛斯学派及新多玛斯学派的革新，并不是那些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文化在哲学思想上复兴的惟一现象。在此以前，与教宗良十三号召的同时，已经有不少天主教哲学家，采取了最近的思想潮流，按照特有的方法，产生了具有巨大影响力及长远价值的著作。有人作出高超的伟大综合，比之理想主义的大作毫不逊色；另外，有人为认识论打下基础，在对道德良心的新了解下，重新讨论信德。还有人由内在的分析，而开启导向超越的道路；最后，有人尝试把信德的要求与现象方法论的视野联合起来。总之，从各方面继续不断产生哲学思维的方式，使结合信仰与理性的基督思想大传统，生生不息。

60. 梵二也对哲学提供很丰富而具有成效的道理。我不能忘怀，尤其在本通谕的脉络里，梵二的《现代牧职宪章》中有一整章，提供了实质的圣经人类学撮要，可作为哲学的灵感之源。整章文字讨论按天主的肖像所造的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及人超越其它万物的理由，因此彰显人的理性有超越的能力。⁸⁰《现代牧职宪章》也论及无神主义问题及其哲学观点的错误，特别是关于人格的尊严及其自由。⁸¹当然这一章最高峰的描述富含哲学深意，我在第一道通谕《人类救主》中曾加以采用，而成了我的教导经常参考的地方：「诚然，除非在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内，人的奥迹是无从解释的。第一个人：亚当，是未来的亚当主耶稣基督的预像。新的亚当基督，在揭示圣父及其圣爱的奥迹时，亦替人类展示了人之为人及其崇高使命。」⁸²

大公会议也关心司铎的候选人应专心研读哲学；这一项要求可以延伸到整体的基督徒教育上。梵二文件说：「哲学课程之讲授，首先应领导修生，根据万古常新的哲学真理，对人、对宇宙，和对天主，获得一个有根据而又和谐的认识，同时亦应注意当代的哲学潮流。」⁸³

这些指导在许多其它的教会训导中一再地重提，并加以发挥，其目的是为保障一个稳固的哲学培育，特别是为那些准备读神学的人。我自己也好几

⁸⁰ 参阅：14~15。

⁸¹ 参阅：同上，20~21。

⁸² 同上，22；参阅：若望保禄二世《人类救主》通谕（1979年3月4日），8：《宗座公报》71（1979），271~272。

⁸³ 梵二文献《司铎之培养法令》，15。

次强调这个哲学培育对他们的重要性；因为有一天，他们必须在牧灵生活中面对今日世界的现况，了解某些行为的原因，为能以适当的方式响应。⁸⁴

61. 如果教会在过去曾经几次必须介入此问题，重申天使博士洞察力的价值，坚持要求学习其思想，是因为教会训导并没有经常获得所期望的安心顺服。在紧随梵二大公会议之后的几年里，许多天主教学府不但对士林哲学，而且对一般哲学研读，都不太重视，因而有些退步。我不胜讶异和遗憾地发现不少神学家也同样对哲学的研究漠不关心。

这种疏远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当代哲学对理智的不信任，而大量地放弃对人生终向的形上研究，以集中其注意力于细枝末节的问题，而且多次是纯形式化的。此外，又加上了错懂「人文科学」的含意。梵二曾多次申言，加深认识人类奥迹的科学研究具有积极的价值。⁸⁵ 但是，邀请神学家了解这些学科，并正确地予以应用，不应该解释为暗中批准他们把哲学边缘化，或用其它东西来取代哲学在牧灵培养和信德准备上的工作。最后，也不可忘记信仰本位化的兴趣。尤其在年轻教会生命里，让人发现除了高度的思想以外，还流露出多种民间智慧；这构成文化与传统的真实祖产。不过，这些传统习惯的研究，应该与哲学同步进行。是哲学让民间智慧现出它的积极效用，而建立宣讲福音的必要连系。⁸⁶

62. 我愿强力呼吁，哲学的研读在培育司铎候选人及研读神学的课程计划中是最基本的，而且是不可或缺。在研读神学课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研读哲学，并非出自偶然。这一选择，是由拉特朗第五届大公会议所批准，⁸⁷根据中世纪娴熟的经验，明白显示出哲学与神学彼此互为建设的重要性。

⁸⁴ 参阅：《基督徒的智慧》（*Sapientia Christiana*）宗座宪章（1979年4月15日），*Arts.* 79~80；《宗座公报》71（1979），495~496；《我要给你们牧者》劝谕（1992年3月25日），52；《宗座公报》84（1992），750~751。并参阅同一教宗多次对圣多玛斯哲学的推荐：在罗马天使大学演讲（1979年11月17日）：《教导 II》（*Insegnamenti II*），2（1979），1177~1189；对第八届多玛斯学术大会与会者的演讲（*Address to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Thomistic Congress*）（1980年9月13日）：《教导 III》（*Insegnamenti III*），2（1980），604~615；对「多玛斯学会国际会议——有关圣多玛斯的灵魂论」与会者的演讲（*Address to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Saint Thomas Society on the Doctrine of the Soul in Saint Thomas*）（1986年1月4日）：《教导 IX》（*Insegnamenti IX*），1（1986），18~24。此外，宗座教育部《司铎培育基本方案》（*Ratio Fundamentalibus Institutionis Sacerdotalis*）（1970年1月6日），70~75；《宗座公报》62（1970），366~368；《神学》法令（*Decree Sacrae Theologiae*）（1972年1月20日）：《宗座公报》64（1972），583~586。

⁸⁵ 参阅：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7、62。

⁸⁶ 参阅：同上，44。

⁸⁷ 参阅：拉特朗第五届大公会议，《宗徒管理的》（*Apostolici Regimini*）诏书，第八期会议：*Conciliorum Oecumenicorum Decreta*, 1991, 605~606。

这项课程的安排间接影响、鼓舞、促进了现代哲学的发展。苏亚来斯（Suarez）的形上学辩论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证，甚至在德国路德派大学也占了一席之地。反之，忽视这一措施，造成了培育司铎及神哲研究上的重大缺失。对现代思想及文化漠视的结果，或者导致各种形式的交谈的窒碍难行，或者对任何哲学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接受。

我热切期望，这些困难都能藉由哲学及神学的精明培育，予以克服，而这种培育在教会内永不缺席。

63. 根据所述理由，我迫切认为应以此通谕重申教会大力关心哲学；尤其是神学工作与哲学寻求真理之间的密切联合。由此引出教会训导的责任，应该分辨并提倡与信仰相协和的哲学思想。我的任务是提出几个我认为必要的原则与基准，期能恢复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和谐与有效率的关系。根据这些原则与基准可以清楚地明辨，究竟神学与现代世界所提供的各样的哲学派系及主张之间，是否应有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

第六章

神学与哲学的相互作用

信仰的知识与哲学理性的要求

64. 天主圣言是向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及世界的每一角落发出的；人是天生的哲学家。而神学是在信德的光照下，以慎思、以审问的科学方法来推敲了解天主圣言，无论就过程或从任务方面来看，不能不与在历史中发展的哲学产生关系。我们并不是要向神学家们指示特定的方法论，因为这并不是训导当局的职责，我只想提起，神学的某些任务因着启示言语本身的特性，必须求助于哲学的研究。

65. 神学作为信德的学问，是根据两个方法学的原则而组成的：聆听信德与了解信德（*auditus fidei, intellectus fidei*）。根据第一原则，神学将启示的内容纳为己有，正如同这些启示在圣传、圣经及教会活的训导中的逐步发展一样。⁸⁸ 根据第二原则，神学求助于慎思审问来响应学问思想的特殊要求。

为准备正确的聆听信德，哲学对神学的特殊贡献就在于研究认识的结构及人际的沟通，特别是语言的各种形式与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哲学帮助人更连贯地了解教会的传统，教会训导的陈述，以及神学大师们的意见，他们多次采用某种特定哲学传统的观念与思想形式来表达。在此情况下，神学家不但需要解释教会用以表达其思维，发展其训导的观念与词汇，而且要彻底认识那些可能曾经影响这观念或词汇的哲学派系，以达成正确而连贯的解释。

66. 关于了解信德，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天主的真理乃「圣经所提供，经教会的教导所正确解释的」，⁸⁹ 具有一种先天的可理解性，逻辑连贯严谨，形成一门真正的学问。了解信德就是详细说明这个真理，不仅掌握逻辑和概念结构，使教会训导得以有条理地展示出来，而且其首要目的是揭露出教会为个人及全人类所提供的救恩意义。综括所提供的，信友能够认识以耶稣基督本身及祂的逾越奥迹为巅峰的救恩史。信友借着对信德的同意而分享这奥迹。

⁸⁸ 参阅：梵二文献《启示宪章》，10。

⁸⁹ 圣多玛斯《神学大全》II-II, 5, 3 ad 2。

在教义神学方面，应该能够用叙述的方式，或者，尤其是以论证的方式，将天主三位一体奥迹和救恩计划的普遍意义清楚明白地说出。也就是说，应该以批判及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所形成的观念来表达。事实上，没有哲学的帮助，就无法说明神学的内容，比如：天主、在圣三内的位格关系、天主的创世行为、天主与人的关系、耶稣基督真天主与真人的身份。同样的考虑可用于伦理神学的各个主题，其直接有帮助者，如道德律、良心、自由、个人的责任、过失等观念，它们完全接受伦理哲学的定义。

因此，信者的理智对受造事物、世界与人应有自然的、真实的、连贯一致的认知，这些同时也是天主启示的对象；更有进者，理智应该把观念与证据的认知连贯起来。所以，思维的教义神学假定并包括人和世界的哲学，更彻底地说，还包括建立在客观真理上的存有哲学。

67. 基本神学由于其学科方面本有的特色，应该说出信德的理由（参阅：伯前三 15），因此应该交代，并说明信德与哲学思维的关系。梵一已经重提圣保禄的教训（参阅：罗一 19~20），指出有本性能认识的，也就是哲学能认识的真理存在。而认识这些真理是接受天主启示的必要前提。在研究启示及其可信性，以及信德的行为时，基本神学应该指明，如何借着信德知识的帮助，以呈现某些理性以其独立的研究已经找到的真理。启示赋与这些真理圆满的意义，将之导向启示奥迹的富藏，以找到其最后的意义。下列事实足以说明这类的知识，比如对天主的自然认识，分辨天主的启示与其它现象的可能，或承认其可信度，人类的语言能够以真实而有意义的方式说出那些超越人类经验的事。透过这些真理，心灵得以认识一种导向信仰的预备教育，引领人接受启示，而丝毫不损及理性本有的原理及特有的独立性。⁹⁰

同样的，基本神学应该指明，在信德及信德的要求，即以理性的方式完全自由地表达对信德的同意，两者之间没有丝毫冲突。如此，信仰即可「完全显示给理智一条诚实追求真理的道路。因此，虽说信德是天主的恩赐，

⁹⁰ 「研究在那些条件下，人会自动提出最基本问题，即生命的意义、所希望赋予生命的目的、死后会怎么样，这些就构成了基本神学必然的一个开场白，这样即使在今日，信德可以明白指出一条路，让理性诚心寻求真理」。以上是若望保禄二世给参加纪念梵一《天主之子》（*Dei Filius*）教义宪章 125 年，基本神学国际大会的信函（1995 年 9 月 30 日），4，见罗马观察报，1995 年 10 月 3 日，8。

并不根据理智，但实在不能没有理智。同时，理智必需靠信德来强化，为发现只用理智无法到达的远景。」⁹¹

68. 伦理神学似乎更需要哲学的帮忙。事实上，对人类生活的诫命规范，在新约里要比旧约少了许多。在圣神内的生活，引导信者到达一种超越法律的自由及责任。可是，福音及宗徒的著作仍然为基督徒的行动提供一般的原则，及个别教导与诫命。为能将这些原则与教导在个人及社会生活的特殊环境中实际运用，基督徒应该彻底投入自己的良心及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有关人性、社会、伦理抉择的一般原则，伦理神学都须求助于正确的哲学观点。

69. 可能有人会设难，认为神学家在现实的情况下，与其投靠哲学不如投靠其它学科，如历史，尤其是科学——其飞跃进步令人赞叹不已。其它有些人，对信仰与文化的关系颇为敏感，他们认为神学应多依靠传统的民间智慧，而不是源自希腊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哲学。还有些人，基于错误的文化多元论观念，干脆否认教会所接纳的哲学遗产具有普遍的价值。

这些设难，有些已出现在梵二文献，⁹² 其中包括着一部分真理。参照科学，在许多情况是有用的，它可以让客观对象的研究更齐全，但不要因此而忘记哲学反省、批判功能及以普遍价值为目标的思维。这类思维对文化互惠交换是必要的。我所要强调的，是不要停留在个别具体情况中，而忽略首要任务：就是显示信德内容的普遍性。此外，不应忘记哲学思想能帮助人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概念及文化中，分辨「何者为客观真理，而不是人们在想什么」。⁹³ 只有真理可以帮助神学，而不是人们的各种意见。

70. 至于信仰与文化的关系这个主题，因为与哲学、神学均有牵连，值得特别思考，虽不必完全详尽。与文化相遇及彼此冲击的过程，是教会从福音初传开始就有的经验。基督命令门徒前往各处，「直到地极」（宗一 8），去传播祂启示的真理，使基督徒团体很快置身于此境遇中，验证这宣讲的普遍性及不同文化造成的障碍。圣保禄致厄弗所教友一段经文，帮助我们了解初期团体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圣保禄写道：「现今在基督耶稣内，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借着基督的血，成为亲近的了。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祂使双方合而为一；祂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

⁹¹ 同上。

⁹² 参阅：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5；《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2。

⁹³ 圣多玛斯《论天堂》（*De Caelo*），1，22。

(二 13~14)

根据这端经文，我们进一步反省教外人在接受信德后所起的变化。借着基督所带来的丰富救恩，隔离不同文化的高墙倒塌了。天主在基督身上的许诺，如今成为一个普遍的礼物：不再局限于某一特殊的民族、语言和风俗，而是扩大为所有的人，是每个人都可自由汲取的祖产。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传统的人，都被召叫在基督内参与天主儿女的合一家庭。是基督让两个民族变成「一个」。藉逾越奥迹带来的清新气象，使「远处的人」变成「近处的人」。耶稣摧毁了隔离的墙壁，使我们参与祂的奥迹，成就新而卓越无比的合一。这种合一是如此深刻，以致教会可以同圣保禄一起说：「你们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弗二 19）

如此简单的说法包含一个伟大的真理：信德与各种文化相遇，产生一些新事物。当各种文化深深植根于人类经验，就显示出人类对普遍与超越开放的特质。因此，文化提供走向真理的不同道路，确实对人大有裨益，呈现给人一些使人的存在更合乎人性的价值。⁹⁴至论各文化中所提到的古代传统的价值，虽是隐含地，却是真实地指向天主在大自然中的现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智慧的言语和圣保禄的教训。

71. 文化与人及人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分享着人类生命经验所显示的活力。因着人们日新月异地彼此相遇，交换彼此的生活方式，文化乃记录下所有的变化与进步。文化凭借价值的沟通而得到滋养，因着保持开放，吸取新的经验而活力充沛、生生不息。如何解释这活力呢？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受它左右，也影响它。人同时是他所浸入其中的文化的子女与父母。他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使得他有别于其它万物：他坚定不移地向奥秘开放，求知欲望永无止境。每一种文化，都铭刻着，并流露出趋向完成的动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本身就有接受天主启示的本能。

文化环境浸润着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同时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逐步影响文化的内涵。基督徒给每一个文化带来天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及文化中，所启示的不变的真理。世世代代不断地重演着圣神降临时在耶路撒冷的旅客所经验到的事件。他们听了宗徒们讲话，彼此问说：「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肋亚人吗？怎么我们每人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方言呢？我们中有帕提雅人、玛待人、厄蓝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及卡帕多细雅、

⁹⁴ 参阅：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3~59。

本都并亚细亚、夫黎基雅和旁非里雅、埃及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剌伯人，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奇事呢？」（宗二 7~11）。在不同的文化中宣传福音，都要求每一个听众接受信仰，但并不妨碍他们保存本有的文化。其间不造成任何的分裂，因为领洗的众人具有一种普遍性，能接受各种文化，并促使在它内已隐含着的往前更进一步，在真理内得到圆满的展现。

因此，没有一个文化能够成为判断的标准，更不能成为天主启示真理的最后标准。福音并不反对这个或那个文化，好似福音遇到文化，就要后者放弃它本来的所有、或强迫它接受与它本身不合的东西。反之，信者为世界及文化所带来的信息，是真正的解放，除去由罪恶所引进之一切错乱，同时也是走向圆满真理的召叫。在这一相遇中，文化不单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得到激励向福音真理的新颖开放，以新的方式向前发展。

72. 在传福音的道路上，基督信仰首先遇到了希腊哲学，这一事实并不排除其它的接触。今天，福音渐渐地与其它文化接触，这些文化过去是处于基督信仰的影响之外，遂兴起了文化交融的新任务。这意味着教会又要面对初世纪第一代相似的问题。

我立刻想到，非常富有古老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东方。在其中，印度占有特殊位置。巨大的灵性冲力带领着印度思想追寻一种经验，使灵性超越时空的限制，而获得绝对的价值。这种寻求解脱的动力，产生伟大的形上学体系。

现代基督徒，特别是印度基督徒的任务，是要吸取这些宝贵遗产中与信仰相容的因素，而丰富基督徒的思想。为这分辨的工作，可在梵二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中找到灵感，首先要注意几个准则。第一，就是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其基本需求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是一致的。第二，由第一准则演化而来，就是：当教会接触到前此未遇到的伟大文化时，不能放弃它由希腊—拉丁思想的文化融入中所获得的。拒绝这样的遗产，就等于否认天主上智的安排，因为是祂在时间与历史的道路上领导着祂的教会。再说，这一标准对任何时代的教会都有效，甚至对未来的教会也一样，它将感受到由于今日与东方文化接触所获得的成果而更为充实，也在这传承中找到新的线索，好能实惠地与人类未来的文化进行交谈。第三，应该

提防不要把印度思想的特长及独创性等合法要求，懂成文化传统必须关闭在自己的不同点上，并对抗别的传统以肯定自己；这将会相反人类精神的本质。

对印度所说的，为中国、日本，以及亚洲的其它伟大文化遗产同样有效，而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财富也不例外，虽则它们多是由口传而来。

73. 根据这些考虑，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最好说像是一个交互循环的圆圈。神学的出发点和来源常是在历史中所启示出来的天主圣言，其最终目标就是对圣言的了解，随着时代的进展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因为天主的话就是真理（参阅：若十七 17），为能使人更明了天主的话，不能不借助于人对真理的追寻，也就是遵照其自我规范而发展的哲学。不只是在神学讲论中，单纯地运用一两个哲学观念或一部分哲学架构；重要的是信者运用其理智寻求真理的思维能力，从天主的话开始，努力达致更好的了解。再说，很明显的，在这两极之间，（天主的话及其更好的了解），理智已被提示，或说，已被引领，以免走上启示真理之外的途径，亦即最终走到单纯的真理之外。理智甚至受到激励去探讨它自己想也没有想过的一些道路。从这交互循环的关系中，天主的话让哲学得到富足，因为理智发现了新而从未想象过的视野。

74. 伟大基督徒神学家的经验，证实了这一交互关系的丰硕成果，他们也以伟大的哲学家著称，留给我们如此崇高理论价值的著作，比之古代哲学大师毫无逊色。教父们可说当之无愧，其中首推圣额略·纳祥和圣奥思定；而中世纪的教会圣师也是如此，其中三位大师特别显著：圣安塞牡、圣文德及圣多玛斯。在哲学与天主的话之间的丰硕关系，亦表现在近代思想家所进行的果敢的研究，其中在西方世界我欣然提出像纽曼（Henry Newman）、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马立旦（Jacques Maritain）、吉尔松（Étienne Gilson）、司坦因（Edith Stein），为东方世界则有索罗佛夫（Vladimir S. Soloviev）、佛罗伦斯基（Pavel A. Florenskij）、卡德夫（Petr J. Caadaev）、罗斯基（Vladimir N. Lossky）。显然地，还可以提其它的名字，而我并无意保证这些作家的全部思想，只愿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例子，表示这一哲学研究的过程，因着信德资料的加入而获得相当的成就。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注意这些大师的心路历程，一定有助于研究真理的进步，并以所得成果服务人类。殷切希望，现在和将来，都能有人为了教会与人类的好处，而继承并发扬哲学及神学的此一伟大传统。

哲学的不同阶段

75. 由前述信德与哲学相互关系的简单历史，显示出哲学与基督信仰的关系可以分成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完全不受福音启示影响的哲学：就是救主诞生前在历史中形成的哲学，及在此以后，在福音未到达的地区存在的哲学。在此阶段，哲学表示合法的希求，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方法，只靠着理智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本有规则进行。虽明知人类理智天生的限度，这种希求仍应得到支持与加强。事实上，哲学的努力，在本性环境中研究真理，仍然是，至少暗含着，对超性界的开放。

尤有甚者，连在神学论说中采用哲学观念及论证，也应尊重其思想的有效独立。事实上，按照严格的理性标准而发展的论题，是达到普遍有效结果的保证。这证实了圣宠不毁灭本性，而是成就本性的原则：信德的同意牵涉到理智与意志，但不毁灭，而是成全每个信者的自由意志，以内在深处接受启示。

不少现代哲学家采用所谓「分离的」哲学理论，明显地远离了这项正确的要求。与其说是要求哲学的有效独立，不如说是肯定思想的自满自足，这显然是无效的：拒绝由启示而来的真理，等于关闭了更深层认识真理之门，造成哲学本身的重大损失。

76. 第二个哲学阶段许多人称之为基督徒哲学。这名称本来是合法的，但不应该懂错了：不要误以为有所谓的教会官方哲学，因为信德本身并不是哲学。藉此名称，更好说是指基督徒式的哲学探讨，一种与信德紧密相关的哲学思维。所以不是单纯地指由基督徒哲学家在其研究时力求不相反信德而发展出来的哲学。说基督徒哲学是有意包括所有那些若没有基督徒信德直接或间接的协助，即不可能完成的哲学思想的重要发展。

因此，基督徒哲学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主观的，意指信德对理智的净化。信德作为超性之德，使理智免于僭越，因为僭越是哲学家最易受到的诱惑。这也是圣保禄及教父们，以及离我们的时代不远的帕斯卡尔（Pascal）及祁克果（Kierkegaard）所痛斥过的。哲学家因谦逊而获得胆量，去面对没有启示就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比如，邪恶与痛苦的问题，天主的位格，生命意义的问题，或者，更直接地，彻底的形上问题：「诸事何以存在？」

基督徒哲学的第二方面是客观的一面，意指其内涵：启示明显地提供若干真理，虽然从本性说，并非理智所不可及，但若留待其自身去寻觅，恐怕永远找不到。这类的真理包括一些主题，例如天主的位格、自由及造物者等，这些问题在哲学史的发展上，占着重要的地位，特别在存有的哲学上。另外还有罪过的现实问题，由信德的眼光看，它帮助哲学以适当的态度进入恶的问题。把人构思成灵性的存有，也是信德的另一特殊贡献：基督信仰所宣讲的人的尊严、平等及自由，毫无疑问地影响了现代的哲学思维。离我们更近的时代，可以一提的是发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这是基督启示的中心，为哲学也同样重要。历史事件成为历史哲学的关键问题并非偶然，这是人类探求真理新的一章。

在基督徒哲学的客观因素中，也应该列出需要以理性探究的一些圣经上的真理，比如：人类之超性召叫的可能性，以及原罪本身。这都是刺激理性的一些课题，使它在自我封闭的狭窄空间以外，承认还有真实的与合理的事。这些主题事实上扩展了理性的运作范围。

哲学家们思维这些内容时，并不会变成神学家，因为他们不寻求以启示为基础去了解及发挥信德的真理。他们在自己的天地，用自己纯理性的方法继续工作，但是却扩展了他们对真理的研究范围。可以说，若没有天主圣言的激化作用，好大一部分的现代与当代的哲学就不会存在。尽管有些事实令人失望，即不少近代的思想家舍弃了基督信仰的正统，但这一说法仍然同样中肯。

77. 第三个有意义的哲学阶段，是神学本身向哲学招手。事实上，神学时常需要，也继续需要哲学的帮忙。由于神学是根据信德作理性批判的工夫，它在自己整个的研究工作中，设定，也需要有一个在观念与论证上受过教育和陶成的理智。再说，神学需要与哲学对话，为证实其主张的可理解性与普遍真理性。教父及中世纪神学家曾经采用非基督徒哲学，并非出自偶然。此一历史事实明示哲学在此第三阶段保存独立的价值，同时也指出它所受到的必要及深度的变化。

正是为了此一高贵及不可或缺的贡献，从教父时代即称哲学为神学的婢女。这个名称不是用来表示一种仆婢的屈服，或是哲学对神学的纯功能作用。其意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经验科学是「第一哲学」的「婢女」。

由于上文已提过的各种学科独立的原则，这种说法在今日很难再使用，但在整个历史上是指神、哲学之间彼此的需要，以及彼此的不可分离。

如果一位神学家拒绝哲学的帮忙，他将陷于不自觉地利用哲学，而且自闭于不易理解信德的思想结构中。哲学家如果排除与神学的任何接触，它将被迫把信德的内容占为己有，如同现代的一些哲学家所作的一样。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将危及独立的基本原则，而这原则是每一种科学愿意保存的。

此处所讨论的哲学阶段，因为牵连对启示的了解，所以同神学一起更直接属于训导及其辨别权下，一如上述。事实上，信德的真理产生某些特定的要求，哲学一经与神学发生关系，即应予以尊重。

78. 这样思考下来，就明白为何训导当局曾经一再称赞圣多玛斯思想的功绩，并表彰他为神学研究的导师与表率。教会所关心的不是要对哲学本身的问题采取态度，也不是要求坚守某些特殊命题。训导当局的意图经常是，也仍旧是，指出圣多玛斯是寻求真理者的真正表率。事实上，在他的思想中，理性的要求与信德的力量，曾经获致人类思想从未达到的最高综合，因为他能保护启示所提供的全然崭新事物，而又能总不贬低理性固有的努力。

79. 为进一步说明以往训导当局的意思，我想在这最后部分，指出神学——甚至在一切之上，天主圣言本身——对今日的哲学思想和现代哲学的几点要求。就如我已强调的，哲学工作者应该按照自己的规矩进行，顺随自己的原则；不过，真理只有一个。启示连同其所有内容，总不能贬低理性自己的发现及其合理的独立性；在理性一方面，虽明知不能以绝对惟一的价值自居，总不要失去自我询问与提出问题的能力。启示的真理，借着「自有者」所发出的光辉照耀一切存有通体明亮，也将使哲学思维的路途灿烂夺目。总之，基督徒的启示成为哲学思想与神学思想相互之间真正相遇与比较的所在。因此，可以期望神学家与哲学家都接受真理的惟一权威的带领，而产生一个协合天主圣言的哲学。这个哲学将成为各种文化与基督信仰相遇的场合，信者与不信者相互了解之处。当信德结合于思想，且不将之抛弃时，它能帮助信者，使信心更坚定，信德更趋深沉与纯真。这里又一次是教父们教导我们此一信念：「相信无非就是藉同意而思想...。谁信，谁就思想；也就是一面信，一面想，一面想，一面信……，信德不思想，

就不是信德。」⁹⁵ 还有一句：「如果取消同意，就取消了信德，因为不同意，就不是真信。」⁹⁶

⁹⁵ 圣奥思定，《论圣人们的预定》（*De Praedestinatione Sanctorum*），2，5：拉丁教父集44，963。

⁹⁶ 同上，《论信望爱三德》（*De Fide, Spe et Caritate*），7：CCL 64，61。

第七章

目前的要求与任务

天主圣言迫切的要求

80. 明显地或暗示地，圣经包含了一系列的因素，可以对人及世界达成一种相当丰富的哲学观念。基督徒逐渐发觉这些经文的宝藏。由此我们学习到，我们所经验到的现实并不是绝对的：它不是永存的，也不是由自己产生的。只有天主是绝对的。此外，圣经展现出人是天主之肖像的观念，包括人的生命、灵性的自由及不死不灭等准确的数据。被创造的世界不是自给自足的，任何企图独立的幻想，漠视万物——包括人在内——从属于天主的基本特性，会带来悲剧，毁灭对人类存在的意义及和谐的理性研究。

圣经也面对最悲惨的恶的形式——伦理恶的问题，指出恶不能归咎于物质的任何缺失，而是来自人类误用自由所造成的伤害。最后，天主圣言提出生命意义问题并提供答案，引领人走向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是祂圆满实现了人类的存在。研读圣经还可以发现有关问题的其它观点；但是很清楚地拒绝任何形式的相对论、唯物论及泛神论。

包含在圣经中的「哲学」的基本信念，就是人的生命及世界确实具有一种意义，而且是以在耶稣基督内完成的圆满为目标。降生的奥迹将常是关键的中心点，使人能明了人类的存在、受造世界以及天主本身之谜。降生奥迹挑战哲学的极限，因为理性被召唤要采取一种逻辑，去跨越那可能将自己禁锢于其中的栅栏。可是，只有在这里，生命的意义才达到其顶点。事实上，天主与人类内在的基本意义在圣言降生的奥迹中成为可以理解的：在降生的圣言中，天主性与人性，分别独立，毫无损伤，同时彼此联合为一，又不相混淆。⁹⁷

81. 在我们目前的境遇中，最值得提出的特殊点就是「意义的危机」。通常是受科学的影响，我们对生命、对世界的看法变得如此分歧，致使我们实际面临知识上支离破碎的现象。就是因此，意义的追寻变成困难重重，且经常徒劳无功。而且，更悲惨的是，数据与事实杂乱的漩涡似乎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置身于其中，许多人不禁自问，寻求意义到底还有什么

⁹⁷ 参阅：加采东大公会议，信经，定断信理：《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2。

意义。许多学说争相提供答案，而对世界及人类生命许多不同的看法及解释，使这个基本问题更形恶化，结果很容易导致怀疑论、漠不关心，或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

这样的结果，常使一种模糊的思想侵入人的心灵、使之更加封闭自己，留在自己的内涵中，不再提及超越。一个不再寻问生命意义的哲学，就有危险把理性降级为只有工具的用途，毫无寻求真理的欲望。

为与天主圣言协和一致，首先应该使哲学回到原有的智能幅度，即寻求生命最后及全盘的意义。从各方面看，这第一项要求能有效激励哲学，使之更符合自己的本性。事实上，这样作，不只使哲学成为决定性的批判因素，指出各种科学知识的根据与界限，而且成为人类知识与行动合一的最后支架，引领人达到最终目的与意义。这个智能的幅度在今天更是不可或缺，因为今日人类技术能力无限增长，要求对最后的价值有一个崭新而鲜活意识。如果科技不能超越纯功利性的规范，将很快展现其非人性的一面，甚至变成摧毁人类的力量。⁹⁸

天主圣言显示出人的最终意义，也给予人在世界上工作的全盘意义。因此，天主圣言邀请哲学努力寻求这意义的自然基础，这正是每一个人天赋的宗教倾向。一个否认有全盘最终意义存在的哲学不但是不称职，而且是错误的。

82. 此外，除非是一个真诚无伪的哲学家，无法满全这种智慧的角色，他不自限于个别的或相对的事物中，不管是实用的、形式的或功能的，而是面对全部的、最终的真理；换句话说，就是有关认知对象的存有本身。因此，就有了第二个要求：证实人的能力可以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即士林学者们经常援用的，借着事实与理智相符，达到对客观的真理认识。⁹⁹这一要求本是属于信德的，梵二重加明白肯定：「人类理智虽然部分为罪恶的遗毒所蒙蔽，而趋于衰落，但仍能对可以理解的现实，获得真正准确的知识，而不只限于事物的外在现象。」¹⁰⁰

一个彻底现象论或相对论的哲学，显然无法帮助人加深了解天主圣言所有的富藏。事实上，圣经时常假定，一个人即使是表里不一及谎言的罪人，

⁹⁸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人类救主》通谕（1979年3月4日），15：《宗座公报》71（1979），286~289。

⁹⁹ 参阅：圣多玛斯《神学大全》I，16，1；圣文德，Coll.In Hex.，3，8，1。

¹⁰⁰ 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5。

也能够认识并领会简单明了的真理。在圣经上，特别在新约里，有些经文与言词具有存有论的意义。实际上，圣经作者有意作出真实的肯定，以表达客观的现实。当天主教传统把圣若望或圣保禄的某种说法了解成对基督自身的肯定时，不能说她犯了错误。神学在努力了解并说明这些说法时，需要一种哲学的帮助，只要此哲学不否认客观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尽管这认识常是不完美的。以上所说，对道德良心的判断同样有效，圣经假定这些判断可以是客观的真实。¹⁰¹

83. 以上所说的两项要求中包含着第三项要求：必须有一个真正形上的，可以超越经验的哲学，在它寻求真理过程中，可以达到一个绝对的、最终的、基本的事实。这个要求暗含在智慧性的认识中，也在分析性质的认识中；而为认识伦理的美善更是不可或缺，因为伦理美善的最终根据是「至善」，是天主自己。这里我不拟指形上学为一个特别的学派，或一股历史上特别的潮流。我只愿说事实和真理超越实际与经验的层次，并强调人拥有真正确实地认识这超越的、形上的幅度这种能力，虽然是不完整的和模拟的。在此意义下，不要把形上学看作是人类学的替代品，因为正是形上学让人性尊严的观念因其属灵特性而找到了基础。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与存有相遇的独特场所，得以进行形上学的思考。

每当人觉察到走向绝对与超越的召唤时，实体的形上幅度就展现在他面前：在真理上、在美丽上、在伦理价值上、在别人身上、在存有本体上、在天主身上。在这个千年结束之时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去完成从现象过渡到根本的迫切需求。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经验之中，不管经验如何表达人的内心及灵性，理论思维应该渗透灵性的核心及其赖以扶持的基础。一个拒绝向形上开放的哲学思想，根本上不能承担了解启示的中介角色。

天主的话，不断地提到超越经验，甚至于超越人的思想之事；但如果人的认识只严格限制在感觉经验世界，这个「奥迹」就不可能被启示出来，神学也不可能把它弄得清楚。¹⁰²所以，形上学在神学的研究中担任特殊的中介角色。一个神学缺少了形上学的远景，就无法超越宗教经验的分析，也不会让「信德的了解」把启示真理的普遍及超越价值连贯一致地表达出来。

¹⁰¹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真理的光辉》通谕（1993年8月6日），57~61：《宗座公报》85（1993），1179~1182。

¹⁰² 参阅：梵一文献《天主之子》（*Dei Filius*）教义宪章，IV：《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16。

我特别强调形上学的分量，因为我深信，为了克服今日遍及哲学广大领域的危机，并为了纠正我们社会上某些广泛流行的错误态度，这是必须走的道路。

84. 如果想想今天各种语言诠释及分析科学的发展，就愈发明白形上学的重要性。这些研究的成果为了解信德能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能使我们的思想与表达的结构，及语言所包含的意义更为清楚。可是有些这方面的研究者，企图在明白如何理解，如何说出实在情形之后，就停止研究，不愿进一步发掘理性是否能够发现其本质。这种态度岂不证明了我们当代人所面临的，对理性能力不信任的危机？如果根据先天论者的说法，这些论题企图使信德的内含变得模糊，或者否认其普遍有效性，那不但侮辱理性，而且使自己处于失格的地位。实际上，信德清楚假定，人的语言可以用普遍的方式，表达天主及超越的事理，虽则仅是模拟性的，但不因此即失去意义。¹⁰³如果不是这样，常是用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天主的话，就不能说出任何有关天主的事。解释天主的话不能只从解释再去解释，而不让我们得到一个简单明了的肯定；否则就不可能有天主的启示，而只是人对天主的观念，及假定祂对我们的想法。

85. 我知道这些要求，由天主的话而诉诸哲学，可能令今日研究哲学的许多人感到困难。而正是为此，近代教宗不断地教导，而且梵二大公会议也特别强调，我愿意重申这一信念，即人能够对知识达到统一的、本质的看法。这是基督徒思想在这下一个千年中所应负起的责任之一。知识的片段性令人只能接触到片段的真理，和支离破碎的意义，阻碍了当代人得到内在的统一。教会怎能不对此忧心忡忡呢？福音将这一智能的任务直接赋予其牧人，他们责无旁贷，必须加以完成。

我认为，如果有哲学家愿意回答天主圣言对人的思想的要求，就应该根据这些要求来建立自己的论说，和那伟大传统协调在一起：上自古代，经过教父们，及士林哲学的大师们，包含现代及当代思想的基本成就。如果哲学家们能够置身此一传统，从中吸取灵感，他们也必然会尊重哲学思想的独立要求。

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些哲学家正在努力倡导重新发揭此一传统的确定任务，为能正确地认知。事实上，诉之传统并不

¹⁰³ 参阅：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约阿基姆有关天主圣三的错误（*De errore Abbatiss Ioachim*），II：《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806。

是单纯地回忆过去；而是承认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祖产。而且可以说，我们是属于传统，我们不能任随己意来处置它。正是立足于传统的这一事实，使我们能为未来发展一套原创、新颖又富建设性的思想。这一同样的诉求，为神学更有用。不但因为神学保有教会活的传统，以之作为其原始的根源，¹⁰⁴而且能够以此为依据，恢复过去深刻的神学传统，以及持久的哲学传统，后者以其真正的智慧，得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86. 坚持有需要把当代哲学和基督徒传统所发展的哲学，密切而持续地联系在一起，为的是要避免今天某些广为流传的思潮里所暗藏的危险。我以为理当简略地加以查考，指出他们对哲学工作可能发生的错误与危害。

首先是所谓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这个名词指一种态度；在研究、教导及在论证上，甚至神学上，习惯采用由不同哲学而来的个别观念，不顾它们的内在协调、在学派中的地位，或其历史背景。如此，便无法分辨此特定学说对目前的工作来说，那部分属于真理，那一部分又有错误与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发现在修辞学上妄用哲学名词的一种极端的折衷主义，某些神学家也落入此窠臼。他们如此操纵工具，并无助于寻找真理，也不能锻炼理智，不论是在神学或哲学上，使之作出严肃的与学术性的论证。严谨而深入地研究各种哲理及它们的特殊语言、产生的背景，将有助于克服折衷主义的危险，使之能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整合到神学论证之中。

87. 折衷主义是一种方法论的错误，但可能在它内隐藏着历史主义的主张。为正确地懂得一个过去的学说，需要把它放在它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事实上，历史主义的基本论题，即在于主张一种哲学的真理，是由其所适应的特殊时代与某一特殊历史任务来决定。这样至少暗中否认了真理的永恒价值。历史主义者主张，在一个时代为真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并不为真。总之，思想的历史为他只是考古的资料，适合来为彰明某些大多已经过时，如今不再有意义的立论。相反地，我们不可忘记，如果说某种系统的陈述与其时代及文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其所表达的真理或错误，并不受时空距离的限制，仍可丝毫不爽地加以辨认，加以评估。

在神学思维中，历史主义多半趋向于以「现代主义」的形式呈现。设法使神学论题适合我们的时代，能为当代人所了解，这是对的，但一些神学家只援用哲学界最新的说法与语言，而忽略其应该根据传统提出批判性评估

¹⁰⁴ 参阅：梵二文献《启示宪章》，24；《司铎之培养法令》，16。

的要求。这种形式的现代主义，误把现实性当作真理，显然无法满足真理的迫切需要，而神学的使命正在于此。

88.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危险是科学主义。这种哲学构想否认在实证科学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认识，把宗教、神学、伦理或美学的知识，都贬为纯粹想象的范畴。在过去这种观念曾经借着实证主义及新实证主义来表达，认为形上学的论证没有任何的意义。认识论的批判曾使这种态度无法立足，但它又在科学主义的外衣下重生。在其观点中，一切价值都只是感性激动的产物，存有的概念被弃置不顾，为让位于纯粹的事实。如此，科学借着技术的进步，准备好接管人生的一切。科学研究及当代技术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它曾经促成科学主义观点的散播，无远弗届，好像已深入各种文化，带来了不少彻底的改变。

可惜，科学主义认为一切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都是属于非理性、或想象的范围。而科学主义对哲学上其它重大问题的处理也是令人失望的，不是无视于其存在，就是仅根据浮面的模拟分析，完全没有理性的基础。这就导致人类思维的贫乏，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经常提出的一些终极性的问题，全遭一笔勾销。在此情境下，道德评价被束之高阁，科学主义的看法成功地使许多人认为，只要是技术上能够做到，伦理上也是可以接受。

89. 实用主义的危险性也不遑多让，这是属于一些人的心态，在抉择的时候，完全排除理论的思维或道德原则的评断。由这个思想产生的实际效应极为可观。特别是有些人为了保护民主的观念，对于某一特定行为是否可以接受，不去考虑那不变的价值根基，而是根据议会的多数票来决定。¹⁰⁵这样看法的后果显而易见：有关人类道德上的重大决定，在实际上一个接着一个地付之于制度的决议之下。尤有甚者，连人类学本身也大受限制，对人的看法局限于单幅度的观念，排除了道德两难推论的大问题，及痛苦与牺牲、生命与死亡之意义的存在式分析。

90. 我们至今所检讨过的主题，引发一个更广泛的观念，它似乎是今日许多放弃存有意义的哲学所共有的架构。我指的是虚无主义的说法，它否认一切原则，拒绝所有客观真理。虚无主义除了有违于天主圣言的要求及其内容之外，已否定了人的人性与人身份。切勿忘记，忽略存在的问题，

¹⁰⁵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生命的福音》通谕（1995年3月25日），69：《宗座公报》87（1995），481。

必定无可避免地损及与客观真理的接触，因而失掉人性尊严赖以支撑的根据。如此将可能从人的面容上擦去所有相似天主的特色，引领他渐渐地走向具有毁灭性的权力欲，或绝望中的孤独。人一旦失去真理，自由必成幻影。实际上，真理与自由，或携手并进，或悲惨地同归于尽。¹⁰⁶

91. 我讨论这些思潮，并无意呈现哲学现有的全部实况，再说，也不可能将之归于单一的景观中。我只愿强调，知识与智能的遗产，是由许多领域累积而成的。只需列举逻辑学、语言哲学、认识论、自然哲学、人类学、认识的情感面的深入分析、自由的存在性分析研究。另一方面，从上一世纪开始，理性主义最根本的对内在原理的肯定，曾经引发极端的反应，把过去认为无可置疑的都打上问号。因此，兴起了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甚至以批判的方式证实理性绝对可以自本自根的虚妄要求。

我们的世代曾被一些思想家形容为「后现代主义」时代。这个名词曾多次用在差别很大的上下文中，泛指一些复杂的新生事物，其传播之广及力量之大足以引发重大而持久的改变。这名词首先用在美学、社会与技术等领域。继而用在哲学范围，但其意义有些含糊，或是因为对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判断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或是因为对如何划分历史上的各种不同阶段，没有共同的意见。然而有一件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自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值得我们细心留意。事实上，根据其中一些人的说法，确定性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过去，人应该学习毫无意义地生活，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有许多作者，在对一切确定性进行毁灭性的批判时，毫不理会必要的分辨，对信德的确定性也提出异议。

由于我们这世代对恶特有的可怕经验，这种虚无主义似乎有点道理。在这悲惨的经验中，原以为理性在历史中顺利前进，成为人类幸福与自由泉源的理性主义乐观论如今瓦解了；在这个世纪之末，陷入绝望的诱惑反而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

尽管如此，若干实证主义者的心态仍旧信任幻想，以为人类靠着科学与技术的胜利，能够成为物质世界的创造者，独当一面，完全控制自己的未来。

¹⁰⁶ 我在我的第一份通谕中，解释若望福音：「你们要认识真理，而真理将使你们自由」（八 32），写下同样的意思：「这些话含有基本的要求和警告：要求对真理的赤诚作为真正自由的条件，警告避免任何虚幻的自由、任何肤浅的片面自由、任何忽视有关人和世界全部真理的自由。即使在二千年之后的今日，我们仍然把基督看做是带给人基于真理的自由者，祂把人从一切剥夺、削弱甚至从人灵、人心及良知切断自由之根中，释放出来。」《人类救主》通谕（1979年3月4日），12；《宗座公报》71（1979），280~281。

神学目前的任务

92. 神学是了解天主启示的学问，应在不同的时代中响应不同文化的要求，藉前后连贯而清晰的概念，让信仰的内容进入文化中。今天仍是一样，神学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神学应满全梵二大公会议所赋予的使命：革新神学特有的方法，更有效率地为福传工作服务。在此观点下，怎能不记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开幕词的说话：「为了响应所有爱护大公及从宗徒传下来的基督信仰的人们的殷切期待，使其道理更为广传，加深地被认识，使灵性在其中受到更完整的训练与培育；此一应当受到忠心遵守的确定而不变的道理，应该更深入地被了解，并以合乎现代需要的方式呈现出来。」¹⁰⁷

另一方面，神学应注意看守启示所托付的最后真理，切勿满足于半途的成就。神学家应该要记得，他的工作该响应「信德本身所呈现的活力」，他所追求的对象是「真理，也就是生活的天主及其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出来的救援计划」。¹⁰⁸ 这责任首先属于神学，但同时亦与哲学有关。事实上，今天需要应付的众多工作，必须群策群力好使真理重新被认识，重被表达——虽然各自以不同的方法。真理就是基督，它以普遍的权威治理、刺激，使神学与哲学成长。（参阅：弗四 15）

相信可以认识一个普遍有效的真理，绝对不会造成不容异议；反之，这是人与人之间真诚交谈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这条件下才能克服分裂，循着只有复活之主的神所认识的途径，共同走向圆满真理的道路。¹⁰⁹ 鉴于神学目前的任务，我现在切愿指出，在今天合一的需求如何具体地呈现。

93. 神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呈现对启示的了解及信德的内容。所以，神学研究的中心在于瞻仰天主圣三的奥迹。为达此目的唯有反省天主圣子

¹⁰⁷ 梵二大公会议开幕词（1962年10月11日）：《宗座公报》54（1962），792。

¹⁰⁸ 教义圣部，《论神学家的教会使命》(Donum Veritatis)（1990年5月24日），7~8：《宗座公报》82（1990），1552~1553。

¹⁰⁹ 我在《主及赋予生命者》(Dominum et Vivificantem)通谕中，解释若望福音十六 12~13曾写道：「耶稣介绍护慰者，真理之神，是祂『教导』和『使你们想起』，并为耶稣『作证』。现在耶稣再说：『祂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这『引入一切真理』、论及宗徒们『现在不能承担』的事，是与基督的自我空虚，即受苦受难、死在十字架上相关连，当耶稣说这话时，这些事即将发生。然而，从此以后，『引入一切真理』不仅明确地与十字架耻辱相关连，也与基督『所行所教』（宗一 1）的每一件事相关连。就基督奥秘整体而论，要求信德，因为信德相称地领人进入启示奥秘的真实性。因此，『引入一切真理』是在信德内，并经由信德来实现：这是真理之神的工作，也是祂在人心内行动的效果。在此，圣神要成为人的至高引导者及人类的灵性之光。」（第6号）：《宗座公报》78（1986），815~816。

降生的奥迹：祂成为人，居我人间，然后经过苦难、死亡，从而走向光荣的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再从那里派遣真理的圣神，建立教会并使之成长。在此观点下，神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认识天主的「空虚自己」，这对人的心灵而言真是伟大的奥迹，人无法了解，苦难与死亡居然能够表达一个只有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的爱情。因此，慎重地分析原文成为基本而迫切的需要：首先是圣经的原文，然后是表达教会活的传统的原文。在这方面今天所产生的若干问题，只有一部分是新的，而若要予以适当的解决，不能没有哲学的帮助。

94. 问题一开始就涉及到意义与真理的关系。如同任何原文一样，神学家所解释的原始数据本来传达一种含意，必须要去加以掌握和说明。这个含意呈现的就是关于天主的真理，是天主自己借着圣经通传下来的。所以，天主的语言取了人的语言，祂以奇妙的「屈尊就卑」方式来传达自己的真理，反映出降生的逻辑。¹¹⁰ 因此，神学家在解释启示原始的数据时，即使有语言的限制，也必须探求原文所要传达的深度与纯正的真理。

关于圣经原文，特别是福音，其真理绝不局限于纯历史事件的讲述，或者如同实证历史学派所主张的，只是中性的事实。¹¹¹ 反之，超越单纯的历史事件，这些原文所叙述的事件之真理完全在于它在救恩史中所占的位置及所有的意义。这个真理完全是在历代教会持续不断地读经中所发展出来的，并丝毫不变地保持其原意。因此，极需由哲学的观点来探讨事件与含意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构成历史的特殊意义。

95. 天主的话不只是对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说出。同样的，教义的申述，虽仍有时带着它被制定时期的文化气味，却已形成了稳固和决定性的真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真理的绝对性及普遍性如何能与那必然影响真理表达方式的历史与文化条件相协调。如我前面说过，历史主义的论点站不住脚。然而，运用向形上学开放的解释学，可以显出如何将这些在历史与偶发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原文过渡到它们所表达的真理；真理是超越各种限制的。

¹¹⁰ 参阅：梵二文献《启示宪章》，13。

¹¹¹ 参阅：宗座圣经委员会，《论福音中历史性真理的训示》(Instruction on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Gospels) (1964年4月21日)：《宗座公报》56 (1964)，713。

人类的语言能受到历史与环境的限制，但人仍可以表达超越语言现象的真理。事实上，真理总不能被时间与文化所限；人在历史中认识真理，但真理超越历史。

96. 这一理由可以让人隐约看见另一问题的解决：就是历代大公会议所用的概念化的语言是永恒有效的。我可敬的前任教宗比约十二世，在他的《人类通谕》中已经提到过此一问题。¹¹²

这是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因为应该慎重考虑文词在不同文化及不同时代所具有的含意。无论如何，思想史证明穿越不同的文化及各种演变，某些基本的观念依旧保持其普遍的认知价值，因此也保持着其所表达的命题的真理。¹¹³如果不是这样，哲学及各种科学，就无法彼此沟通，也无法在其它文化中，即不同于原来构思与形成的文化中找到一席之地。所以，翻译解释的问题固然存在，但并非不可解决。另一方面，许多观念的客观价值，其意义并不必然是齐全的。哲学的思维正好能在这上面可以提供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希望哲学能多费心，加深认识概念化语言及真理之间的关系，提供恰当的方法以正确地了解此一关系。

97. 如果神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原始数据，那么「了解启示的真理」，或是明确地表达「信德的了解」将是针对神学而有的更细腻、更严谨的要求。如我在上文提过，「信德的了解」需要存有哲学的帮助，首先就是要让信理神学能适当地进行工作。在本世纪初兴起的信理实用主义，主张信德的真理只不过是行事的规矩，这主义已经遭到驳斥与拒绝；¹¹⁴但企图把这信德真理懂成纯功能性的诱惑依然存在。这将导致不相称、偷斤减量、浮面的思维方式。比如基督论，假如只「从下面」进行，一如今日习惯说的，

¹¹² 「明显地教会不被任何过往的哲学系统所束缚，可是，那些观念和用语，历经数世纪之久，为教会的教师们共同努力发展，用来表达对教义的认识与了解，无疑地不是靠如此薄弱的基础。这是靠对受造物的真知灼见而来的原则与知识，在此推演的过程中，启示真理犹如星光，借着教会照亮人心。为此，不仅大公会议采用了这些用词，而且加以认可，因此不应放弃它们」：《人类通谕》（*Humani Generis*）（1950年8月12日）：《宗座公报》42（1950），566~567；参阅：国际神学委员会《解释的问题》（*Interpretationis Problema*）（1989年10月）：*Enchiridion Vaticanum* 11，2717~2811。

¹¹³ 「论及教义条文的意义，在教会中更经常是真的而且前后一致，虽则有时表达得更明显、更深入。因此，信友们应该避免下述意见：以为教义条文（或其中部分），不能明确地显示真理，而只能提供可改变的大致内容而已，甚至在某种情形下，会让真理走样或变质」：教义圣部卫护天主教道理有关《教会的奥秘》之声明（1973年6月24日），5：《宗座公报》65（1973），403。

¹¹⁴ 参阅：圣部法令《因悲叹的》（*Lamentabili*）（1907年7月3日），26：《宗座公报》40（1907），473。

或者一种教会论，只像人民社团的样子运作，就很难避免这种偷工减料的情形。

如果「了解信德」想要融会神学传统的全部财富，就必须借助于存有哲学。这种哲学应该可以按照全部哲学传统的要求与洞察力，包括最近的哲学在内，避免堕入枯燥地重复过时的老套，重新提出存有的问题。存有哲学在基督徒形上学传统的架构中，是一种活泼的哲学，它以本体的、因果的、互为关系的结构来看实体。存有哲学是坚强而持久的，因为它建基于存有本身行动之上，得以完整而全面地向现实开放，超越任何界限，达到使万有成全的天主自身。¹¹⁵ 在神学内，既从启示接受自己的原则，作为认识的新资源，这一看法在信德与形上的理性之间的紧密关系上得到了证实。

98. 类似的思考亦可用在伦理神学上。在与信者的伦理生活有关的了解信德的领域上也急需再运用哲学。面对当代在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方面的挑战，人的伦理良心已迷失了方向。在《真理的光辉》通谕中，我曾提到当代的许多问题都从真理的危机而来：「人一旦失去了理智能够认识的关于美善的普遍真理的观念，则良心的观念也必然改变，良心不再被视为人的理智行动，如同它原来的现实一样，就是把普遍美善的知识应用到特别的情况中，因而对此时此地应选择的正当行为下一个判断；反而倾向于赋予个人良心特权，以独立决定善恶的标准，然后依此行动。这种见解与个人主义的道德正好意气相投，每一个人只面对各自的真理，而与别人的真理不同。」¹¹⁶

在整部通谕中我清楚地强调真理在伦理领域内的基本角色。这项真理，对于大部分急迫的道德问题，要求伦理神学毫不含糊地立足于天主圣言的基础上细心探究。为满全这项任务，伦理神学应该借助于伦理哲学，仰赖善的真理；就是一项非主观主义、亦非功利主义的伦理。此一伦理包含，也假定哲学的人类学和善的形上学。依靠这一系统的观点，也必然连结上基督徒的圣德以及人类本性与超性德行的实践，如此伦理神学才能够适当而有效地处理自己权限内的各种问题。例如和平、社会正义、家庭、保护生命、保护自然环境。

¹¹⁵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在罗马天使大学演讲（1979年11月17日），6：《教导》（*Insegnamenti*），II, 2（1979），1183~1185。

¹¹⁶ 《真理的光辉》通谕，32：《宗座公报》85（1993），1159~1160。

99. 教会的神学工作首先是为福传及教理讲授服务。¹¹⁷ 宣讲是为劝人回头，介绍基督的真理，以祂的逾越奥迹为顶点：事实上，只有在基督内才能认识救赎真理的全部。（参阅：宗四 12，弟前二 4~6）

在这一点上不难了解，除神学外，教理讲授也有重要关系：实际上，教理讲授含有哲学的运用，必须依靠信德的帮助而加深研究。教理的讲授具有培养人格的效果。教理讲授也是一种语言的沟通，应该呈现全部教会的道理，¹¹⁸表达出与信友生活的关联。¹¹⁹ 如此能成功地达成教育与生活的合一，这种合一非如此是不能成功的。实际上，教理讲授不只传授一套真理观念，而是生活的天主的奥迹。¹²⁰

哲学思维很可以帮助阐明真理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事件与理论真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超越的真理与人类易懂的语言之间的关系。¹²¹ 因此，神学各科目与哲学不同派系的研究成果，二者形成互动，对信德的传播及深入了解信德而言，可看出其成果极为丰硕。

¹¹⁷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劝谕（1979年10月16日），30：《宗座公报》71（1979），1302~1303。教义圣部训令，论神学家在教会中的使命《真理的礼物》（*Donum Veritatis*）（1990年5月24日），7：《宗座公报》82（1990），1552~1553。

¹¹⁸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论现时代的教理讲授》劝谕（1979年10月16日），30：《宗座公报》71（1979），1302~1303。

¹¹⁹ 参阅：同上 22，《宗座公报》1295~1296。

¹²⁰ 参阅：同上 7，《宗座公报》1282。

¹²¹ 参阅：同上 59，《宗座公报》1325。

结论

100. 在本通谕内多次提及的，教宗良十三世的《永恒之父》通谕，公布至今已经一百多年，我认为应该重新提出，并更系统化地讨论该通谕所提的信仰与哲学之间的问题。哲学思想对文化进步与对个人及社会行为模式的重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同时，哲学对神学及其各科目的影响也很大，虽然不常明显可见。为此缘故，我认为应当而且必须强调，哲学在了解信德上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哲学在忘掉或拒绝启示的真理时所遇到的限度。其实，教会经常切信信仰与理性「彼此互相帮助」，¹²² 彼此相互作用，无论是在净化批判方面，或是在深入研究方面刺激它更往前进。

101. 如果我们查看思想史，特别在西方，可以清楚看到哲学与神学的相遇，并交换各自的成果，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贡献。神学接受了开放与创新的恩赐，让它成为信德的学问，一定也刺激理性向天主的启示所带来的全新事物开放。这对哲学绝对有利，使它看到新的视野，向更深的意义开展，邀请理性予以深究。

就是根据这一考虑，也正如我重新肯定神学的责任在于恢复与哲学的真正关系，同样我也感到有责任强调，为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与利益，哲学也应当恢复与神学的关系。哲学在神学中要发现的不是单独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反省的财富；因为不管个人思想多么丰富而深入，仍只是有限的个别思维。神学由于其本质的关系，在追寻真理上具有教会特质¹²³和天主子民传统的支持，在信仰的合一中融合了多种不同的知识与文化。

102. 因着强调哲学思想的重要与真正的幅度，教会同时提倡维护人的尊严与宣讲福音喜讯。为完成这些使命，今日再没有比这更急迫的预备工作了：就是使人发现他们有认识真理的能力，¹²⁴ 发现他们对生命最后决定性的意义的渴求。这些深刻的需求是天主刻划在人性上的，在此观点下，天主圣言的人性及人文意义愈发明显。靠着成为真智能的哲学的媒介，当代的人 would 了解，他愈发投靠福音，向基督开放自己，他们自己的人性就愈发受

¹²² 梵一文献《天主之子》（*Dei Filius*）教义宪章，IV：《公教会之信仰与伦理教义选集》（*DS*），3019。

¹²³ 「任何人不得把神学变为他自己个人思想的集锦，而每一个人应该知道与教会负责教导真理的使命密切结合」。若望保禄二世《人类救主》通谕（1979年3月4日），19：《宗座公报》71（1979），308。

¹²⁴ 参阅：梵二文献《信仰自由宣言》，1~3。

到肯定。

103. 此外，哲学好比一面镜子，反映出各民族的文化。一个哲学，在神学的需求催促下，顺着信德发展下来，就是教宗保禄六世所提倡的福传基本目标之一，「文化福音化」。¹²⁵ 我不厌其烦地一再提到「新福传」的迫切需要，我现在邀请哲学工作者加深探讨真、善、美的幅度，而天主的话正是导引。这在新的千年带来的挑战中，显得更加急迫，在古老基督徒传统的地区与文化尤其如此。对哲学的关切也应该被视为是对新福传的基础与创新的一点贡献。

104. 哲学思想多次是我们与不同信仰的人惟一取得谅解及交谈的地方。当代哲学运动要求有信仰的哲学家都能坚决、专业地投入，期能分辨这一历史时刻的期待、开放点与关键问题。基督徒哲学家根据理性，按其规矩省思，经常受到天主的话所给予他的深入了解的带领，能够为那些尚未掌握到天主启示全部真理的人，发展出一种可理解的、动人心弦的思维。这种谅解和交谈的空间为今天的人更是不可或缺，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比如生态、和平及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共存问题，只要基督徒与别的宗教信徒之间，以及没有信仰但心存人类革新者之间能坦率、正直地合作，就可能得到解决。梵二大公会议曾说：「我们希望同所有人士交换意见，纯粹出于爱慕真理之诚，只要保持着相当的明智，我们不拒绝与任何人士交谈；有人拥有卓越的美德，而尚未认识这些美德的根源天主，有人甚至反对并以各种方式迫害教会」。¹²⁶ 一个哲学，只要能够反映一点基督的真理（这真理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惟一最终答案），¹²⁷ 必然会是今日人类需要的，真正全球性伦理的一个有力支柱。

105. 在结束本通谕时，我特别想到神学家们，希望他们特别注意天主圣言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在他们的工作上深入反省神学在推理与实践上的广大幅度。我感谢他们对教会的服务。神学的智能与哲学知识亲密的结合，是基督徒传统在深究启示的真理上独有的宝藏。为此，我鼓励他们重振并突出真理的形上幅度，好能同哲学传统，也同当代哲学思想，作批判性的、要求严格的对话，无论他们赞成或反对天主的言语。神学家务必要注意思

¹²⁵ 参阅：《在新世界中传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劝谕（1975年12月8日），20：《宗座公报》68（1976），18~19。

¹²⁶ 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92。

¹²⁷ 参阅：同上，10。

想及灵修大师圣文德的嘱咐，他在《心灵迈向天主的旅程》一书中，促请读者：「切勿满足于阅读而无悔悟，知悉而无热心，研究而无仰慕，慎重而无喜悦之心，行动而无虔诚，知识而无爱德，聪明而无谦虚，探求而没有天主恩宠的扶助，思维而无上主启发的智慧。」¹²⁸

我又想到所有负责司铎培育的人员，无论在学术或牧灵方面。我鼓励他们要特别注意，为那些要向现代人宣讲福音的人作好哲学的培育工作，尤其那些将专务研究和讲授神学者。要努力根据大公会议，¹²⁹及其后的规定，安排自己的工作，这些指示很清楚地表明我们众人都有急切而无可替代的任务，要力求真正地、深入地通传信德的真理。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事先适当地培育在修院及高等学府教授哲学的教授团。¹³⁰这项培育不可或缺地应包括适当的学术准备，系统地提供基督徒传统的伟大祖产，同时对世界及教会当前的需要亦须适当的明辨。

106. 我同样向各位哲学家及哲学教授们呼吁，他们要有勇气追随着一种恒常有效的哲学传统，重新获得哲学思想的真正智慧与真理，包括形上的真理，这是哲学研究本有的。他们应以开放的心面对天主圣言的催迫，希望他们有足够的勇力接受此一挑战，并顺此而进行他们理性探讨，形成他们的思想。愿他们常追求真理，关注真理所包含的善。如此他们得以有系统地陈述在这特殊的时刻人类所迫切需要的真正伦理。教会以赞赏的心关怀着哲学家的研究；请他们放心，教会会尊重他们学术的合法自主。我特别愿意鼓励在哲学领域工作的信友，希望他们能够运用因着信德的支持而更有把握、更锐敏的理性，启发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最后，我不能不向各位科学家致意，他们的研究使我们不断增加对万物的认识，不论就整体而言，或其组成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成份，包括复杂的原子与分子的组合。科学取得的成就，特别在本世纪，一直令人惊奇不已。我赞赏并鼓励这些科学研究的英勇先驱，科学能有目前的发展，人类应多多感谢他们；在此同时，我感觉有责任奉劝各位，应尽其努力，常在智慧视野下，使科学与技术的成就不离开哲学与伦理的价值，这也是人格不能消除的典型标记。科学家深知「真理的探索，即

¹²⁸ Prologus, 4: Opera Omnia, Florence, 1891, vol.V, 296.

¹²⁹ 参阅：梵二文献《司铎之培养法令》，15。

¹³⁰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基督徒的智慧》(Sapientia Christiana)宗座宪章(1979年4月15日)，Arts. 67~68；《宗座公报》71(1979)，491~492。

使只是世界或人的有限现实，也永不终止，却常超越研究的立即目标，而引向某一更高处，朝向为奥迹开放门路的问题。」¹³¹

107. 我恳请所有的人更深入地观察人，因为人是基督用自己爱的奥迹所救赎的；也观察人类永不停止的对真理与意义的追寻。某些哲学派系，给人一种幻象，让人以为自己是自我的绝对主人，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与未来，只信靠自己和自己的力量。但人的伟大处决不在此。只有进入真理之中才能找到自我的成全，在智慧的树荫下搭建自己的住处，而住在其中。只有在此真理的前景中，人才能得到圆满的自由，并以认识天主与爱天主的召叫作为他真正自我的终极实现。

108. 最后我转向教会在祈祷中称之为「上智之座」的圣母。她的一生是一个真实的比喻，照亮了我在前面所作的思维。事实上，在童贞圣母的使命与真正哲学的使命之间有极深厚的一致性。如同圣母被召叫，要她献出她的全部人性与女性，好使天主圣言得以取得人性，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同样地哲学被征召作出理性与批判的工作，好使神学能够对信德作出丰硕而有效的了解。如同玛利亚在同意佳播天使的报告时，她的人性与自由并无任何损失，同样，哲学思想在听取福音真理的召叫时，她的独立自主也毫发未损，而是发现她的每一研究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成就。教会古代的隐修圣人们就已明白这一真理，他们曾称呼圣母为「信德的理性之桌」。¹³² 他们视圣母为真正哲学明晰的写照，他们认为应该跟玛利亚作哲学。

愿「上智之座」成为终生寻求智慧者的安全港埠。愿通往智慧——一切真知的最后真正目的——的道路，赖圣母的转求，能摆脱一切障碍，因为她生育了真理，并将之默存在心中，并把祂永远分施给全人类。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发自罗马圣伯铎大殿

1998年9月14日，光荣十字架庆日，在任二十年

（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

¹³¹ 若望保禄二世，亚捷隆大学600周年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演讲（1997年6月8日），4：罗马观察报1997年6月9~10日，12。

¹³² “He noera tes pisteos trapeza”: Pseudo-Epiphanius, 赞美天主之母讲道词：希腊教父集 43, 493。

